

演述非洲，言說中國：

晚清作者筆下的異域形象與自我投射

顏 健 富^{*}

摘 要

本文討論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作者，如何透過「非洲」此一異域形象的形塑與再現，扣問自身政治際遇與文化危機？這些展現「非洲」形象的材料，投射「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中國」與「世界」的互辨，隱藏著作為書寫者的「自我」與被描寫的「他者」的對應關係。本文透過新聞報導、地理學書籍、史傳、遊記、教科書、詩歌、小說與圖像等多元的文本材料，分為「瓜分非洲」、「演繹黑種」、「非洲風土」與「探險非洲」四個子題，討論晚清作者演述的「非洲」形象與其背後的「中國」映照。從異國形象學而言，這些非洲形象潛藏著豐富的研究內涵，不只是對異國現實的單純複製，也同時投射中國注視者的政治遭遇、文化處境與意識形態等。有關「非洲」的呈現模式，與其說是演述「非洲」，倒不如說是自我的文化象徵性表現。

關鍵詞：非洲、異國、形象、晚清、他者

* 作者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Narration of Africa, Speech of China:

The Exotic Image and Self-Reflection under the Writings of Authors in Late Qing Dynasty

Kean-fung Guan^{*}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Chinese authors,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questioned the political encounters and cultural crises through the shap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otic image of “Africa.” Such materials to present the image of “Africa” reflected the mutual discrimination between “ego” and “the other,” “native” and “exotic,” as well as “China” and “world,” in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s’ “ego” and the described “the other” was hidden. According to multiple text materials, including news reports, geography books, historical biography, travels, textbooks, poetry, and images, four subtitles of “division of Africa,” “deduction of blacks,” “customs of African,” and “exploration of Africa” were classified to discuss the “Africa” image narrated by autho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flected “China.” From the image of foreign country, rich research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ntents were hidden in such Africa image, which did not simply copy the reality of foreign country, but also reflected on political encounters, cultural circumstances, and ideology of China watchers. The presentation of “Africa” was not so much a narration of “Africa” but rather as the symbolic performance of self-culture.

Keywords: Africa, foreign country, image, late Qing, the other

演述非洲，言說中國：

晚清作者筆下的異域形象與自我投射

顏 健 富

一、前言：異國形象學思考

中國傳統文獻如晚唐段成式（803-863）《酉陽雜俎》、南宋趙汝適（1170-1231）《諸蕃志》、元代汪大淵（1311-1350）《島夷志略》與明代馬歡《瀛涯勝覽》等，雖已陸續出現「非洲」的記載，可是大多顯得零星片段，「道聽塗說，或限於表面」。¹ 一直要到19世紀，隨著歷史地理學的興起，較為詳盡深入的非洲介紹，逐漸興起與傳播。在文化全球性傳播的脈絡下，各種非洲傳記或文學書寫，經由新興媒體的傳播，傳入晚清中國文化界，更新了彼時人士的「非洲」認識。各西方地理探勘隊伍帶著先進的科學儀器與地理學觀念，探入非洲內陸，測量經度、緯度、風土民俗與宗教信仰等，揭開過去相對陌生神祕的非洲內陸。

從傳記翻譯、文學翻譯到晚清人士的新聞報導、時事評述與文學想像等，都可見到時人譯介／敘述／想像「非洲」的方式，投射特定的「異域」形象。就異國形象學理論而言，晚清人士的非洲視野，饒具意義，主要是其投射的非洲形象，又言說了怎樣的自我？從20世紀

¹ 李安山：〈中非關係研究三十年概論〉，《西亞非洲》2009年第4期，頁5。

50年代，基亞（M.F. Guard）〈人們所看到的外國〉反思形象學的研究方向：「不再追求抽象的總括性影響，而設法深入了解一些偉大民族傳說是如何在個人或群體的意識形態中形成和存在下去」，² 已然點出個人或群體意識形態對於異國形象的牽動與形塑。發展到80、90年代，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與讓－馬克·莫哈（Jean-Marc Moura），更進一步將原本作為結果的形象推到注視者如何觀察的問題：「異國形象」成為「我」此一言說者／觀察者的表現，他者形象同時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開啟細緻的思考路線。達尼埃爾－亨利指出：「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樣要表現出對他者的否定，對我自身、對我自己所處空間的補充和外延。我想言說他者（最常見的是由於專斷和複雜的原因），但在言說他者時，我卻否認了他，而言說了自我。」³ 異國形象並非只是現實的單純複製或是描述，也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的在場成分的描述。這些在場成分置換了一個缺席的原型（異國），替代了它，也置換了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⁴

讓－馬克·莫哈〈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回顧20世紀40年代到現當代各論者對於形象學的理论推進，且提出相關研究的方法：「研究一個形象時，真正的關鍵在於揭示其在內的『邏輯』、『真實情況』，而非核實它是否與現實相符。說到底，正是這樣，人們才使得『再現』（representation）一詞擺脫了認識論哲學傳統賦予它的意義。」他擺脫「將事實上的、直接的和間接的經媒體轉介的兩類存在重疊在一起」的簡化思維，⁵ 替異國形象學開啟更活潑的思

² 〔法〕基亞著，顏保譯：〈人們所看到的外國〉，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4。

³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著，孟華譯：〈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23-124。

⁴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著，孟華譯：〈形象〉，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56。

⁵ 〔法〕讓－馬克·莫哈著，孟華譯：〈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與方法論〉，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23、24。

路。從達尼埃爾－亨利到讓－馬克，再三強調形象並非現實的複製品（或相似物），卻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與重寫，「形象學拒絕將文學形象看做是對先存於文本的異國的表現或一個異國現實的複製品。它將文學形象主要視為一個幻影、一種意識形態、一個烏托邦的跡象，而這些都是主觀向往相異性所持有的」。形象並非「複製」，卻是「對一種文化現實的再現，通過這種再現，創造了它（或贊同，宣傳它）的個人或群體揭示出和說明了他們生活於其中那個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空間」。⁶

形象學研究並非只是專門關注異國形象，也是透過客體反過來觀察建構主體或描述者以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整體或是意識形態的投射。讓——馬克更進一步關注描述者及「形象」與「社會集體想像物」的關係，蓋因出現於文本的形象模式有其意識形態的支撐，乃是「全社會對一個集體、一個社會文化整體所做的闡釋」，反映「一個社會（人種、教派、民族、行會、學派……）集體描述的總和，既是構成，亦是創造了這些描述的總和」。⁷ 循著異國形象學思考的問題，有關「非洲」的呈現模式，與其說是敘說「非洲」，倒不如說是中國作者自我的文化象徵性表現。形象學所研究的絕不是形象真偽，或是對於「現實」所做的文學置換而已，卻是「如何構成了某一歷史時期對異國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個社會及其文學體系、社會總體想像物的動力線」。⁸

本文將於此理論思路，討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在特定的政治與文化情境中，透過「非洲」此一異國形象，扣問自身政治際遇與文化危機，訴說自我焦慮與期許？這些處於新舊世界觀嬗變期間的作

⁶ [法]讓－馬克·莫哈著，孟華譯：〈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與方法論〉，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24。

⁷ [法]讓－馬克·莫哈著，孟華譯：〈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與方法論〉，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24、30。

⁸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著，孟華譯：〈形象〉，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56。

者，背景不同，可能是士大夫、傳教士、報人、譯者、作家或教育工作者，亦可能同時疊合上述二或三種身分，紛紛捲入「演述非洲」的行列，恰能反映晚清的政治與文化局勢如何牽引著不同身分背景的作者，結構性地再現特定的「非洲」形象？本文使用「演述」，包含彼時人士對於非洲的報導、敘述、演繹、想像與翻譯等。這些「非洲」演述，並非真空狀態下的產物或複製品，卻是受到論者「在場成分」與刻意的彰顯模式，替異國形象置入屬於其自身脈絡的現實政治與文化情境，成為中國自我的映照。

在論文結構上，本文先觀察19世紀末晚清作者群反覆敘說的「瓜分非洲」，如何投射彼時論者正面臨的「瓜分中國」的焦慮？第二，本文探討晚清作者如何結合中西思潮，將非洲人種、臉譜置入某種觀看視野，形塑「烏鬼」、「黑奴」與「黑蠻」等套語結構？第三，本文討論晚清作者如何以「追奇獵異」的筆調，放大非洲獅與食人族的符碼，投射「觸險蹈危」的非洲風土？最後，本文探索19世紀的中國作者如何將非洲視為民族危機的出口，透過「探險非洲」的方式，撇除「東亞病夫」的形象，在危險非洲的場景上馳騁民族精神？從此環環相扣的四個子題切入，正可見到晚清作者由個人主觀感受與集體意識的建構主體（the subject），與相對立的客體（the object），有著更複雜的關係，回應本文「演述非洲，言說中國」、「異域形象與自我投射」的論題。

二、亡國滅種：瓜分非洲，掠奪中國

在新興媒體的推波助瀾下，19世紀有關「非洲」的報導與評論，逐漸增加。從普遍的地理學介紹，發展到更具體的新聞報導如埃及改革、運河開通、奴隸販賣與探險活動等，揭開非洲的最新動態。在這些新聞報導中，尤可留意的是有關「非洲瓜分」（scramble for Africa）的內容，急遽增加。本節將討論晚清各界如何捲入此一報導

與敘說「瓜分非洲」的行列，從新聞、圖像、議論、歌曲到文學書寫等不同形式的呈現，反映彼時廣泛群體對於亡國滅種的非洲政治情勢的高度關注？

隨著世界各地的新聞傳播，開啟晚清人士觀看世界的視角，從石油、鐵路、植棉、造紙、運河與勞工革命等，五花八門，共同反映晚清人士對於國際局勢的關注。在這些國際新聞中。屢屢可見非洲、印度、波蘭、朝鮮與越南等地受到列強的瓜分、割據或占領的報導。⁹若就中國媒體發展而言，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會比晚清更關注國際「亡國史」的新聞。研究者已然指出：對於20世紀初期的中國來說，「亡國史」比改革復興史更有現實意義，更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正是在這種認識下，外國亡國史在20世紀初期大行其道，期刊上介紹外國亡國史的文章也是屢見不鮮，成為此時外國史學宣傳的主流

⁹ 晚清出版與報刊推出大量的「亡國史」文章或書籍。關於「印度」，如1901年《勵學譯編》的〈印度蠶食戰史〉、1904年上海群誼譯社的《印度滅亡戰史》、1907年《浙江潮》的〈印度滅亡之原因〉；關於「波蘭」，如1901年《杭州白話報》的〈波蘭國的故事〉、1902年《經濟叢編》的〈波蘭滅亡始末記〉、1903年《經濟叢編》的〈波蘭亡國之由〉、1904年《俄事警聞》的〈講俄國與普奧瓜分波蘭的事〉；關於「朝鮮」，如1904年《新民叢報》的〈朝鮮亡國史略〉、1910年《國風報》的〈朝鮮滅亡之原因〉、1910年《南報》的〈亡韓尾聲〉、1910年《孔聖會星期報》〈三韓亡國後之殘史〉；關於「菲律賓」，如1903年，如《湖北學生界》的〈菲律賓亡國慘狀紀略〉；關於「埃及」，如1900年《清議報》連載《埃及近世史》、1902-1904年《經濟叢編》連載《埃及百年興衰記》、1903年《遊學譯編》連載《埃及亡國慘狀記》與文明書局的《埃及慘狀》；關於「越南」，如1906年，《第一晉話報》的〈越南亡國慘話〉、1910年《南報》的〈安南亡國痛史〉、1911年《南風報》的〈越南亡國始末談〉。相關研究可見：俞旦初：〈中國近代愛國主義的「亡國史鑒」初考〉，《世界歷史》1984年第1期，頁23-31；鄒振環：〈清末亡國史「編譯熱」與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研究〉，《韓國研究論叢》1996年第2輯，頁325-355；劉雅軍：《「衰亡史鑒」與晚清社會變革》，《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頁59-68；胡閩蘇：《晚清小說中的域外亡國敘事（1900-1911）》（蘇州：蘇州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所碩士論文，2015年）；朱煜潔：《外國史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以晚清期刊為研究視角》（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之一。¹⁰ 1902年，廣智書局出版柴四郎（1853-1922）著、麥鼎華譯的《埃及近世史》時，便曾在《新民叢報》第6號刊登〈紹介新著〉，提及：「讀建國之史，使人感，使人興，使人發揚蹈厲。讀亡國之史，使人痛，使人懼，使人恍然自戒。……雖然，處將亡之勢，而不知其所以亡者，則與其讀建國史，不如讀亡國史。」¹¹ 「亡國史」與「建國史」一體兩面，殊途同歸，都可帶來激勵與警惕的效用。前者使人感／興／發揚蹈厲，後者則使人痛／懼／恍目自戒。

在西方列強掀起的殖民風暴中，非洲受創最鉅，19世紀後半葉，非洲鮮少地區能自免於歐洲殖民的勢力範圍。若就時間點而言，早於19世紀後半葉，關於「瓜分非洲」的新聞逐漸受到關注。1880年代，正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為擴大原材料資源與解決廉價勞工等需求，競逐向外擴展勢力，掀起「瓜分非洲」的熱潮。1884年11月15日，在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的發起和主導下，德國、奧匈帝國、比利時、丹麥、法國、英國、義大利、荷蘭、葡萄牙、俄國、西班牙、瑞典暨挪威共主邦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美國共十四國於柏林召開會議，策劃「瓜分」非洲的方案，¹² 使得非洲的瓜分幅度，遠超越亞洲、南美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晚清中國人對於「瓜分非洲」的傳播，隨著自身的需求而有變化。就「瓜分非洲」爆發的1880年代，中國報刊的報導實不多，主要由上海英文報刊如*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報導西方列強占據非洲的新聞。¹³ 這些新聞以西方在中

¹⁰ 朱煜潔：《外國史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以晚清期刊為研究視角》，頁85。

¹¹ 〔清〕佚名：〈紹介新著〉，《新民叢報》第6號（1902年4月），頁6，總頁96。

¹² 關於非洲遭受瓜分的分析與探討，可見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 Perennial, 1991).

¹³ "The Economist Gives the Following Rough Summary of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ober 17, 1890.

國的讀者為主，將「瓜分非洲」作為時事新聞來報導，傳達世界的局勢發展，語氣相對持平與客觀。中文報刊亦加入報導行列，如1891年由天主教會主導的《益聞錄》第1050期刊登〈斐洲分割〉，¹⁴ 仍屬零星報導的階段。一直要到1897年，隨著政治局勢的急遽轉變，中國捲入與「瓜分非洲」雷同的命運，情勢有所轉變。1897年11月，德意志帝國以山東「曹州教案」之名，占據膠州灣和膠澳（今青島），迫使清廷簽訂《膠澳租借條約》。隨後，俄、德、英、日、法等國又逼迫清廷簽訂各種條約，獲得東三省、山東省、長江流域各省與福建省等管轄權。進入20世紀，清廷因為義和團事件，慘遭八國聯軍圍剿，簽署《辛丑條約》。從租借地、租界劃分、商埠地到鐵路附屬地等，無不引發中國人的分裂恐慌，遂促成中國人對於「瓜分非洲」的報導熱潮。

從上述時間點而言，發生於1880年代的「瓜分非洲」事件，一直要到1890年代末隨著自身的需求／訴求而大肆報導。此一「遲到」的跟進報導，實是言說中國人對「瓜分」的憂患與困境。晚清作者所投射的「瓜分非洲」的形象，同時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際遇。一旦，「他者」形象成為自我的延伸時，更需注意的是「我」此一注視者／言說者所注入的各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個社會在審視和想像著『他者』的同時，也進行著自我審視和反思。毫無疑義，異國形象事實上同樣能夠說出對本土文化（審視者文化）有時難於感受、表述、想像到的某些東西。因而，異國形象（被審視者文化）就能將未被明確說出、定義的，因此也就隸屬於『意識形態』的各個『國別』的現實，置換為一種隱喻的形式」。¹⁵

¹⁴ [清] 佚名：〈斐洲分割〉，《益聞錄》第1050號（1891年3月25日），頁124a。

¹⁵ [法]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著，孟華譯：〈形象〉，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56。

從異國形象學的角度切入，可以思考晚清各界所傳播與演述的「瓜分非洲」到底反映了怎樣的政治處境與文化需求？在殖民勢力的擴展運動中，中國作者因自身的政治局勢的演變，頻頻凸顯「瓜分非洲」的形象，反映中國遭受領土瓜分與主權割裂的威脅。短短數年，各報刊掀起報導瓜分非洲的熱潮，如1897年，《時務報》第19期刊登朱開第〈紐約講學報：非洲瓜分〉、《利濟學堂報》第4期刊登〈洋務掇聞一（續）：非洲瓜分〉與第5期刊登〈洋務掇聞一（續）：思欲瓜分〉；1898年，《湘報》第70期刊登〈瓜分非洲清冊〉、《知新報》第59期刊登〈非洲近事：論歐人分割非洲無益〉；1899年，《知新報》第92期刊登〈時論輯譯：支那分割之趨勢〉。就這些報刊而言，從傳教士主導的刊物，擴及中國本土知識分子創辦的報刊如上海《時務報》、湖南《湘報》與澳門《知新報》等，都將「瓜分非洲」從原本的「洋務」視角，開始拓展到更深層民族視角，回應「瓜分中國」的危機。

就早期有關「瓜分非洲」的新聞報導而言，由於缺乏駐非洲的新聞人員，多是轉載外電報導，接而同一篇報導又可能輾轉刊登於不同中文報刊，反映彼時新聞媒體對於瓜分非洲的高度關注，回應19、20世紀之交正在喧騰發酵的「瓜分中國」的焦慮。1898年，《知新報》第48至50期刊登同一新聞，題名加入「非洲近事」，變為〈非洲近事：非洲疆域說略〉，內文提及「西十月倫頓四季報錄羅拔尼譚卡土地來稿」，¹⁶ 乃是轉載西方報刊的新聞，敘說摩洛哥、突尼西亞、的黎波里塔尼亞、埃及等地受到列強的控制或滲透等概況。同一年，《湘報》第174期轉載該新聞，題名前面加入「各國新聞」，變為〈各國新聞：非洲疆域說略〉，內文註明是引述《知新報》。¹⁷ 位

¹⁶ [清]佚名：〈非洲近事：非洲疆域說略〉，《知新報》第48期（1898年4月），頁19。

¹⁷ [清]佚名：〈各國新聞：非洲疆域說略〉，《湘報》第174期（1898年），頁696。該刊物月份不明。

於陝西的官辦報刊《秦中書局彙報》，題名變為是較簡潔的〈非洲疆域說略〉，內文亦提及轉載《知新報》。¹⁸ 從澳門《知新報》到湖南《湘報》、陝西《秦中書局彙報》等不同地區的中文報章，集體動員，在「非洲近事」、「各國新聞」的包裝下，刊登與傳播「瓜分非洲」的文章。

從此系列輾轉傳播於1898年的〈非洲近事：非洲疆域說略〉而言，尤可見到中國作者接受外電新聞時所隱藏的矛盾立場：一方面指出「非洲地大物博，人性愚而好角力，教化最乏」，因而肯定西人的殖民貢獻，文中不乏溢美之詞，如指出摩洛哥一旦缺乏西方外力協助，「彼得自主，但其政治甚劣，萬難振起」；阿爾及利亞則是「經法人歷治半百年，乃有今日之盛」；挑尼士亞（突尼西亞）則屬於「法人保護之小國」、「國人極有志振興」：由土耳其控制的黎波里塔尼亞，若能落入義大利人手中，「政治可望更新，行至極東，則到埃及」。可是，一方面又意識到西方殖民非洲的暴力，如：「非洲人之受殘害，較之昔日，有加無減，且有等歐人到彼遊探，所過之地，殺其人民，焚其村落，視黑人如草芥，其居心抑何忍也？」¹⁹ 同一篇文章浮現西方殖民的貢獻論／暴力論的扞格觀點，更能呼應晚清論者的複雜心態：一方面對於西方的文明發展有所期待，一方面又對於主權喪失與殖民暴力有所警惕。

當「瓜分非洲」的新聞與訊息紛至沓來時，晚清人士從圖像、文字與詩歌等不同美學形式的實踐，回應此一背後敘說中國危機的議題。位於美國紐約的*Punch*刊物，曾刊出一系列有關殖民與被殖民者的圖像，將非洲政治局勢，經由文化再現的方式，轉化為活靈活現的圖像。1890年，“On the Swoop!”（〈老鷹〉）（見圖1），²⁰ 戴

¹⁸ [清]佚名：〈非洲疆域說略〉，《秦中書局彙報》（1898年），頁57。該刊物期數與月份不明。

¹⁹ [清]佚名：〈非洲近事：非洲疆域說略〉，頁19a-20a。

²⁰ John Tenniel, “On the Swoop!,” *Punch* 98, April 26, 1890, 198.



圖1 “On the Swoop!”



圖2 “In the Rubber Coils”

著英國皇冠的大鷹伸出凶猛利爪攫取非洲。1906年，“In the Rubber Coils”（〈橡膠線圈〉）（見圖2），²¹ 以利奧波德三世國王（King Leopold III，1901-1983）頭像出現的猛蛇正要攫取「剛果自由國」男子。這些圖像都有共通點：凶猛動物繞著非洲人的身體肢體，反映英國、比利時等殖民國以強大的軍事力量，攻城掠地。圖像具有的視覺效果，一下便能「刺」中人心，瞬間勾動觀者的內心感受。沈重的民族創傷，凝聚於線條組織下，訴求土地的分裂與現實的困境。這些圖像透過驚悚、瞬間的猛烈動作，惟妙惟肖地傳達非洲身體遭受凶猛動物的圍繞與束縛，傳達帝國攫取與占據的意圖。

在跨國的美學資本的流動中，19世紀國際報刊亦將此一瓜分非洲的圖像技法，延展到「瓜分中國」的再現美學。出現於19、20世紀之交的「時局全圖」、「瓜分中國圖」便是將「中國」置入狼虎豺豹、熊犬蛤鷹圍繞的脈絡，活靈活現地點染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吞噬」意圖不言可喻！從1899年謝纘泰（Tse Tsan-tai，1872-1937）〈時局全圖〉（“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圖3），發展到1903年刊登

²¹ Edward Linley Sambourne, “In the Rubber Coils,” *Punch* 131, November 28, 1906, 389.



圖3 〈時局全圖〉

於《俄事警聞》的〈瓜分中國圖〉，透過熊、鷹、虎、豹等凶猛動物占據領土，反映中國人對於列強瓜分的憂患。從「瓜分非洲」到「瓜分中國」，恰好形成一對話關係，以相似的視覺文化符碼凸顯中國與非洲的瓜分經歷；中國／非洲同樣被猛獸環繞與占據，喻示著四分五裂的領土際遇。中國被隱喻化為一弱小的種類，受到凶猛動物的占據、捕捉、攻擊、攫掠，透過「不對等的力量」，放大現實中非洲／中國領土如何受到瓜分占據的狀態，表現驚悚的視覺感。²²

此一以動物佔據地圖、表達領土受創的報導形式，不僅於晚清報刊媒體傳播，亦逐漸滲透到教科書內容。19世紀末變法維新下的新式學堂，積極調整與更新教育內容，讓學生更能面向國際時事，開啟現代化的教育改革進程。光緒二十七年（1901），由晚清上海澄衷蒙學堂編撰第一部「專為小學堂訓蒙而作」的新式學堂教科書——《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介紹四分五裂的非洲（見圖4），「埃及開化

²² 關於近現代「時局圖」、「瓜分中國圖」的各種版本及演變，可見：〔德〕魯道夫G·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吳億偉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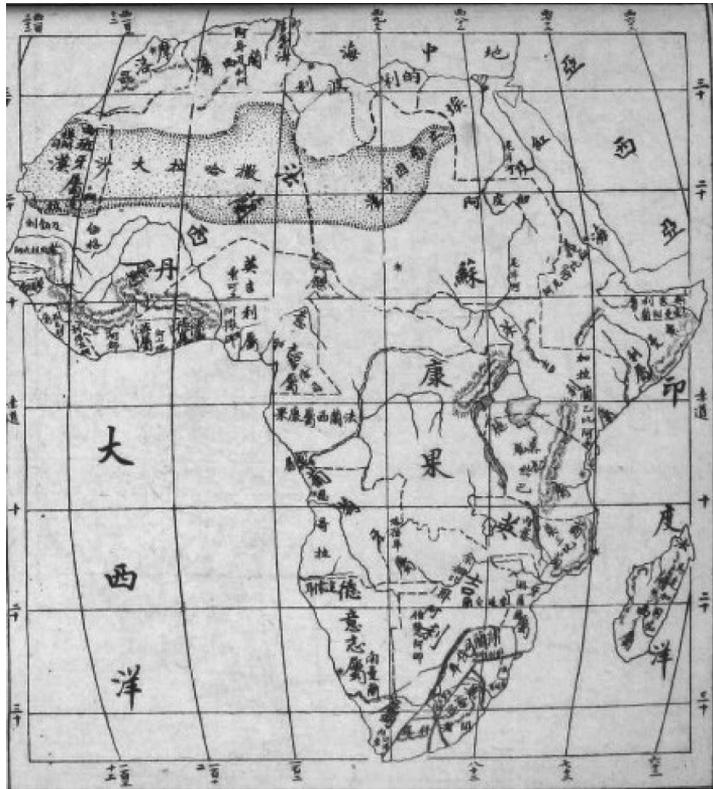


圖4 《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的瓜分非洲圖

最早。迤南地當赤道，炎燄荒陋。歐洲群雄，競割裂之」。²³ 該文繪製四分五裂的非洲領土，凸顯從北至南慘遭瓜分的情狀：放眼非洲，「其粗足自立者」，只剩下摩洛哥、特蘭斯伐與奧蘭治，其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占據。

此一伴隨著「瓜分中國」恐慌而出現的「瓜分非洲」關注，透過各種各樣的美學形式出現。20世紀初，隨著新學的興起，各新式學堂出現可以激發學子精神的新音樂形式——「學堂樂歌」，以豪邁壯闊

²³ [清]劉樹屏編：《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上海：澄衷蒙學堂，1904年石印本），卷1，頁32a。

的歌詞，灌輸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男女平等與科學文明等訴求。此一新興的學堂樂歌亦將非洲黑種的命運納入歌詞。1897年，由南洋公學總教習張煥綸（1843-1902）撰寫、師範生張惕銘、姚立人、沈慶鴻等譜調的南洋公學院歌——〈警醒歌〉，以黑種命運作為中國人的警惕：「警！警！警！黑種奴，紅種燼，黃種酣眠鼾未竟。毋倚冰作山，弗飲鳩如醞。」²⁴ 歌詞將黑、紅、黃種並置，以急促的「警！警！警！」連續出現的單字句，表達緊張急促的滅亡警惕。1904年，清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創作〈學堂歌〉，「飭發各學堂學生、各營兵勇，令其熟讀歌唱」，以激發「忠愛之忱，鼓勵其自強之志」。歌詞出現「黃種古，白種強，黑蠢棕微紅種亡」、「波蘭滅，印度亡，猶太遺民散四方。埃及國，古老邦，衰微文字多彫喪」。²⁵ 這些有關國族滅亡的教誨，透過學堂樂歌的節奏，反覆傳唱，烙印在莘莘學子的腦海。

「瓜分非洲」引發「黑種」滅亡的憂患。觀察19與20世紀之交的文章，可以發現晚清作者反覆描寫黑奴悲歌，愈是寫得慘絕人寰，愈是反映作者內在的焦慮：黑種滅亡的憂患，實是黃種危機的投射。馮克（Frank Dikötter）提及黑種滅絕乃是黃種之殷鑑：「對連續性的強調導致了對滅絕的恐懼。滅族變成了滅種。……有色民族在種族觀念中起到了預言的功能，較黑的品種是種族衰落的先兆。他們為中國示範了未來的命運，如果它不能與人類的白種主人並駕齊驅的話，也將重蹈深色人種的覆轍。」²⁶ 黑種衰微滅絕的主題，一再進入文藝創作的脈絡，受到文學修辭、意象與美學的轉化，分享著相似的修辭、意象與心理結構，將瓜分對象置入類比的架構，彰顯中國與非洲領土瓜分與主權分裂的樣態。

²⁴ [清]張經甫：〈警醒歌〉，《知新報》第25期（1897年7月），頁10a。

²⁵ [清]張之洞：〈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收於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第2冊（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卷106，頁853、854、857。

²⁶ [英]馮克著，楊立華譯：〈種族的滅絕〉，《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0。

1904年，《寧波白話報》刊登慈谿俞因女士〈非洲黑奴歌〉，以五言詩體的形式，演繹弱肉強食下的黑奴遭遇與命運時，寄寓自身的遭遇與命運，遂使得「瓜分非洲」折射著「瓜分中國」的危機：

地球五大洲，人類各懸殊。黃白紅黑種，種族不相符。
 白種強而智，黑種弱而愚。人愚國自滅，戶口籍為奴。
 販奴有狡僧，賣奴有市區。相奴如相馬，睜目視全軀。
 左手按其頰，右手摩其膚。齒牙若何長，骨節若何粗。
 健者多值錢，弱者無所需。價值既相當，離別在須臾。
 買父棄其子，買母遺其孤。買兄拋其弟，買婦揮其姑。
 買夫離其妻，買妻絕其夫。骨肉盡分離，痛哭在道途。
 呼天天不語，淚落如連珠。大聲呼疾走，敢不與之俱。
 入間見主人，惴惴語囁嚅。主人開口道，爾等須勤劬。
 爾鑿山中礦，爾闢田間蕪。奔走若牛馬，片刻無歡愉。
 五更日未來，鞭策一羣驅。日暮始歸來，來縛如囚徒。
 一飯難求飽，有口不能餉。一衣難禦寒，薄骨凍已枯。
 死生不足惜，疾病有誰扶。千辛萬苦狀，妙筆難追摹。
 非洲人雖愚，試問究何辜。呼嗟我黃人，對此亦堪虞。
 英俄法德伊，狡獪如妖狐。凌辱我人民，侵削我版輿。
 大夢猶未醒，人世皆糊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圖。
 當以黑奴鑒，振作無躊躇。作歌告同胞，閣筆增欷歔。²⁷

〈非洲黑奴歌〉從地球五大洲與各色種族的遼闊視角，觀察非洲黑人的命運與遭遇。在國族盛衰的架構下，作者放大非洲黑奴在人種競演下淪為奴隸後任由宰割的場景：從販奴市場，「左手按其頰，右手摩其膚」，且引發倫理慘劇：「父母拋棄、夫妻離異、骨肉分離，痛哭淋漓」。黑奴受到剝削，從「五更日未來」到「日暮始歸來」，「奔

²⁷ 〔清〕慈谿俞因女士：〈非洲黑奴歌〉，《寧波白話報》第6冊（1904年1月），頁9。

走若牛馬」，「來縛如囚徒」，三餐無法溫飽，衣服無法溫暖，「一衣難禦寒，薄骨凍已枯」。作者對此人間煉獄圖的描繪，實有其終極關懷，從「瓜分非洲」延伸到「瓜分中國」：「呼嗟我黃人，對此亦堪虞」，用黑人描寫自我的境遇，痛訴「英俄法德伊，狡獪如妖狐。凌辱我人民，侵削我版輿」的瓜分遭遇。作者將黑種的靈魂釘在展示板上，表現其痛苦、認命和絕望，惕勉黃種振作向上，勿重蹈黑人覆轍。詩歌最後一句點出整首作品之主旨：「當以黑奴鑒，振作無躊躇。作歌告同胞，閣筆增歎歎」。如此主題必然符合晚清詩界改革對於公共議題的訴求，政治功能大於文學審美，表現民族出路的渴望。

從上可見，19、20世紀之交，中國的時局發展，牽引其觀看非洲的視角，透過圖像、新聞、評論、詩文與歌曲節奏等，反覆敘說「瓜分非洲」的情景，回應「瓜分中國」的際遇。從〈非洲疆域說略〉到〈非洲黑奴歌〉，都可見到晚清作者透過各種文體與美學形式的動員力量，回應時代危機。

三、演繹黑種：烏鬼、黑奴、黑蠻

在「瓜分非洲／中國」的關注中，晚清作者以特定的套語、修辭與技法，渲染愚昧、落後、神秘的形象，使得「黑種」身體承擔「國家」四分五裂的際遇，形成近現代慣見的「身體／國體」觀。本節將討論晚清各作者如何層層調動與轉嫁不同脈絡的文化思潮與文學技法，投射一具有位階差序的非洲「人體標籤」？

周寧早已指出：中國人跟西人接觸時，總是在「華夏四夷的地理神話框架」內「鬼化」西人：「『佛郎機』、『紅毛夷』，長身高鼻、貓眼鷹嘴、拳髮赤鬚、詭服異行、烹食小兒……鬼化獸化的西方形象，已成為國人社會文化無意識中的一種原型。這種原型是中國千年歷史中無數次典型經驗的積澱和濃縮，比個別時代任何外在現實經

驗都更堅定穩固，更具有塑造力與包容性。」²⁸此一「無數次典型經驗的積澱和濃縮」而塑造出來的「夷狄」與「番鬼」化的形象，不僅僅是出現於西人身上，也出現於本文討論的「非洲」黑種，圍繞著黝黑的皮膚，拓展「烏鬼」、「黑鬼」、「黑奴」、「鬼奴」、「鬼國」、「黑鬼奴」與「烏鬼國」等人體標籤。

有關「烏鬼」、「黑奴」與「黑蠻」等命名，輾轉流傳於不同文獻，形成根深蒂固的套語結構。就異國形象學而言，作為他者定義的載體，「套語」是陳述集體知識的最小單位，是文化的概括與縮影，以暗含的方式提出一個恆定的等級制度，一種對世界和對一切文化真正的兩分法，如西方稱中國為「病夫」，中國稱西方為「洋鬼子」，皆屬套語，乃是一社會和一被簡化了的文化表述之間建立起一致性關係的對象。²⁹《明史·和蘭傳》提及荷蘭人役用黑人奴隸時指出：「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沈，走海面若平地。」³⁰明末官員盧若騰（1598-1664）〈烏鬼〉一詩云：「烏鬼烏肉、烏骨骼，鬚髮旋捲雙眼碧。」³¹清代水師提督陳倫炯（1687-1751）《海國聞見錄》「大西洋記」條描述「烏鬼」。³²謝清高（1765-1821）《海錄》稱：「鬚毛烏鬼國在妙哩士正西……民人蠢愚，色黑如漆，髮皆鬚生。」³³這些橫跨數百年的稱謂，或是指其「烏肉烏骨骼」、「鬚髮旋捲」、「色黑如漆，髮皆鬚生」的外觀，或是渲染「烏鬼入水不

²⁸ 周寧：〈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國的西方形象〉，《書屋》2004年第6期，頁18。

²⁹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著，孟華譯：〈形象〉，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60。

³⁰ [清]張廷玉：《明史·和蘭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3676。

³¹ [明]盧若騰：《烏噫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頁24a-25b。

³² [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24a-25b。

³³ [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釋：《海錄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77-78。

沈」的特質，都圍繞著「烏黑」特質，逐漸積累沈澱「烏鬼」、「黑鬼」與「黑蠻」等套語，以簡化對立的法則，形塑固定與刻板的非洲人體標籤。

隨著葡萄牙、荷蘭人貿易商船的往來廣州、澳門等地，帶來黑奴，使得中國沿海一帶開始出現黑奴身影。乾隆十六年（1751），大學士傅恒（1722-1770）奉乾隆帝之命，將其轄區內的少數民族與外國人衣冠服飾繪成圖像，而後成書《皇清職貢圖》。書中「大西洋國黑鬼奴」與「黑鬼奴婦（澳門黑奴）」條目提及：

夷人所役黑鬼奴即唐時所謂昆侖奴，《明史》亦載荷蘭所役，名烏鬼。生海外諸島……通體黝黑如漆，惟唇紅齒白，戴紅絨帽，衣雜色粗絨短衫，常握木棒。婦項系彩色布，袒胸露背，短裙無褲，手足帶釧。男女俱結黑革條為履，以便奔走。³⁴

傅恒詳細描述黑奴面貌，「通體黝黑」，搭配上「唇紅齒白」，屢屢成為一強烈對比的人體標籤。該文附上兩幅圖：〈大西洋國黑鬼奴〉（見圖5）與〈黑鬼奴婦〉（見圖6），內文侃侃而談黑種人體、服飾、配備、飲食與位階等，成為彼時較詳細介紹黑奴的文章，替往後各種描述黑人形體的文章，奠定一參照架構，如印光任（1691-1758）、張汝霖（1709-1769）《澳門紀略·澳蕃篇》、阮元（1764-1849）《廣東通志》都曾援引上述文字片段，³⁵讓「黑奴」標籤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輾轉傳播。

³⁴ [清]傅恒等編纂：《皇清職貢圖》（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頁47。

³⁵ 此如印光任、張汝霖編《澳門紀略》截取《皇清職貢圖》內容，介紹當地黑奴：「通體黝黑如漆，特唇紅齒白，略似人者，是曰鬼奴。明洪武十四年，爪哇國貢黑奴三百人。明年，又貢黑奴男女百人。唐時謂之崑崙奴，入水不眯目，貴家大族多畜之。」[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澳蕃篇》（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頁203。阮元《廣東通志》卷330一字不漏，援引上述文字片段。[清]阮元：《廣東通志》（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9年），卷330，頁5659。



圖5 大西洋國黑鬼奴



圖6 大西洋國黑鬼奴婦

就在近代中國對於非洲塑造人體套語時，西方亦勾勒一連串鮮明的非洲人體套語。18、19世紀的西方的顱相學（phrenology），透過（偽）科學論點，塑造似是而非的種族生物學觀點。1796年，德國神經解剖學家弗朗茲·約瑟夫·蓋爾（Franz Joseph Gall, 1758-1828）提出「顱相學」學說，對於不同種族的頭顱類型進行研究與分類，歸納基本特徵、才智能力、道德觀念與暴力傾向等。蓋爾蒐集諸多頭顱頭骨，劃分大腦部位，對應其不同的心理特徵（見圖7），³⁶如愛、防衛、欺騙、狡猾、貪婪、犯罪，控制欲本能，顱骨位置基本上可以判斷不同的人格特質。³⁷

蓋爾的學說引發迴響，其中最有名的是1839年，莫頓（Samuel George Morton, 1799-1851）於*Crania Americana*描述各物種的頭骨配置和隨之而來的心理能力，列出歐洲白種人、亞洲蒙古人、美洲原住民與非洲黑人等種族的頭顱尺寸，推估其智慧。³⁸隨後，莫頓的跟隨

³⁶ Franz Joseph Gall, *Manual of Phrenology: Being an Analytical Summary of the System of Doctor Gall* (Phila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 1835), 262.

³⁷ Gall, *Manual of Phrenology*, 155-231. 該書第五部分“Organology, or a Knowledge of the Primary Forces, and Description of Their Organs”一一剖析各種大腦部位所能對應的個性與特質。

³⁸ Samuel George Morton, “On the Varieties of the Human Species,” *Crania*



圖7 *Manual of phrenology*的顱相學插圖

者諾特（Josiah C. Nott, 1804-1873）與格里登（George R. Gliddon, 1809-1857）於1855年出版*Types of Mankind*時，預設不同種族頭骨的假設差異，更進一步發揮莫頓學說。兩人透過人類與靈長類動物骨骼比較測量的方式，判定非洲人面部更接近於靈長類動物的頭骨，無論在體質與智力上，都遠遜於歐洲人。³⁹

隨著人道主義的興起，「顱相學」學說備受質疑，逐漸式微，不過，關於西人對於黑種的描述，很快便出現另一套語描述。各探險家與傳教士扛著人道旗幟，以改革黑種為職志，闖入魅影幢幢的「黑暗大陸」。此一「黑暗」不僅僅是物理面的黑暗或是生理性的膚

Americana, or,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kulls of Various Aboriginal Nations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Essay on the Varieties of the Human Species (Philadelphia: J. Dobson, 1839), 5-7. 就莫頓的學說，白種人被描述為人類中獲得最高智力稟賦；蒙古人行為多變，注意力如猴子般總是容易從一事物轉移到另一事物；美洲原住民被描述為獲取知識緩慢，復仇心強，喜歡戰爭，缺乏海上冒險；非洲黑人是描述為快樂，靈活與懶散，智力則是屬於人類中的最低等級。

³⁹ Josiah C. Nott and George R. Gliddon, *Types of Mankind: or, Ethnological Researches Based upon the Ancient Monuments, Paintings, Sculptures, and Crania of Races, and upon Their Natural, Geographical, Philological and Biblical History*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Grambo & Co., 1855), 458.

色，也導向價值範疇：黑暗乃是「恐懼最重要、最自負的成分，它可以喚起一切有關的價值觀念」。⁴⁰ 黑暗意味著恐懼、落後、矇昧、原始，有待開墾、教化、殖民。在道德上和文化上，非洲被視為「黑暗大陸」。1878年，美國戰地記者施登萊（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將「非洲」推入黑暗蒙昧的深淵：「我的希望能夠點燃暗黑的未來嗎？（my hopes brighten my dark future?）」⁴¹ 他指出非洲人停留在鐵器時代，落後開發國家四千年，擁有野蠻人的天性，所以背負天命的神之子民（the Son of God）有責任要幫助他們脫離現在悲慘的狀態。⁴² 對於施登萊提出的「責任」感，西方研究者布蘭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犀利指出：當西方探險家，傳教士與科學家「用光淹沒」時，非洲才變黑，需透過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火炬照亮。它敦促以文明之名廢除野蠻習俗，在自身優勢的信念下，創造「黑暗大陸的神話」（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⁴³

處於此一不同的思潮與脈絡中，晚清作者描述非洲人種時，層層調動不同的系譜，演繹特殊的黑種人體學。在新地理學的傳播下，19世紀的中國人雖已能相對客觀介紹非洲地理學，如彼時深受肯定的地理學著作《海國圖志》與《瀛寰誌略》有別於傳統地輿學，系統性開啟非洲的歷史、地理、民俗與社會狀況等。雖然，他們已脫傳統士大夫的世界觀，卻仍有一定的侷限，屢屢召喚「黑鬼」、「烏鬼」等觀念，塑造刻板化的非洲人體。魏源（1794-1857）收於《海國圖志》的〈釋五大洲〉，系統性介紹非洲疆域、種族、人口、沿革、建置、

⁴⁰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2), 37.

⁴¹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London: George Newnes, 1899), 30.

⁴²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38.

⁴³ Patrick Brantlinger, "Victorians and Africans: The Genealogy of the 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 *Critical Inquiry* 12, no.1 (Autumn 1985): 166.

物產、生活、風俗與宗教等，談及非洲族群時，便出現可以回應上述中西脈絡的黑種套語：

小西洋利未亞洲濱海之地，多產黑人。歐羅巴商舟過之，多買為奴，供役使。《明史》謂之烏鬼，今沿其稱呼。西洋為鬼子，然白夷與黑夷，各產各地，相去數萬里，豈惟非一國，并非一州。今謂黑奴為烏鬼可也，并謂白夷為白鬼則大不可。⁴⁴

在中國人想像的世界秩序中，無論白種或黑種，都可被納入「鬼」系列的觀看模式，構成異己的世界。從烏鬼、黑夷、黑奴等套語，都反映過去「無數次典型經驗的積澱和濃縮」的經驗。不同的是，經由西方近代的殖民大敘事的洗禮，魏源重新辨析「白鬼」與「黑鬼」的差異。他替白人正名，認為不可稱西人為「白鬼」，卻認可「謂黑奴為烏鬼可也」的偏見，恰能反映白人凌駕於黑人的思考。在優勝劣敗的進化鏈條上，「白鬼」與「黑鬼」恰可分出高低，「白鬼」獲「正名」的良機，「黑鬼」則是永劫不復。

徐繼畬（1795-1873）《瀛寰誌略》卷8介紹阿非利加各國的地理位置、疆域地區、地形氣候、風土風俗、經濟物產、人種膚色與歷史沿革等。可是，作者卻在此一從「天下」轉到「瀛環」的新世界觀中，滲入屬於自身文化傳統的卦位觀念，渲染人種偏見：「阿非利加一土，以八卦方向視之，正當坤位。其氣重濁，其人類顛愚，故剖判已歷千萬年，而淳悶如上古，風氣不能自開。」⁴⁵ 如果說歐洲的顛相學凸顯「顛骨」決定說，那麼徐繼畬便是顯示「方位」決定說，透過「坤位」宣告非洲人種顛愚，必然無法「誅草萊而播嘉穀，穢墟且變為腴壤」。處於八卦「坤位」的非洲，因氣濁，導致「人類顛愚」。由此可見，當新世界觀與新知識已然出現，可是尚未成為常態性或穩

⁴⁴ [清]魏源：〈國地總論上：釋五大洲〉，《海國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頁2623。

⁴⁵ [清]徐繼畬：《瀛寰誌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262。

定性的常識，使得《瀛寰誌略》交錯式地疊合新知識與舊觀念。

從蓋爾的「顛相學」、施登萊的「黑暗大陸」，到徐繼畲的非洲「卦位」，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透過任意主觀性的「方位」或是「光亮度」，判定高低有別的位階差序，使得原本偏向於物理屬性的描述性語言，變為人種規範性的價值判別。19、20世紀之交到中國傳教的教士，推波助瀾，結合（偽）科學、宗教、殖民與啟蒙的觀點，激化非洲人體形象。不僅僅是歷史地理學、文學翻譯，可看到彼時的媒體產業，將黑種建構成醜惡、恐怖、骯髒、愚昧、原始等原型，降低黑種的位置。1904年，由傳教士主導的報刊《萬國公報》刊登范禕（范子美，1866-1939）述、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譯〈格致發明類徵：黑種形體〉，掛著「科學」的名義，闡釋「黑種」之「形體」：

非洲卷髮之黑奴，足底甚平，滿身膚中，皆有黑油，其鼻甚劣，故白種人與黑人相配者，所生之子女，為人所不齒。直至十數代猶然。有人謂黑人之血一點，可降低白人，而白人全身之血，不能提挈一黑人，亦種界之蔽也。近有格致家研黑白之分別，謂黑人與黑種所生者，其鼻尖皆無開骨，或謂以此而言，則黑人於人類為別種。故雖傳十數代，而仍不能除也。⁴⁶

在「偽科學」的描述中，黑人鼻尖因無開骨，遭判定為人類之「別種」。透過「異類」的劃分，論者對於黑種的戒慎恐懼，便成為確保白人絕對位置的依據：白人只要摻雜一點黑人血液，便會降低地位，反之，黑人全身輸入白人血液，卻是徒勞無功。白人與黑人所生子女，即或十數代後，仍無法擺脫恥辱。此以拒斥與醜化為對比的白人視角，將非洲人種恥辱化，豎立起「我們，白種人」與「他們，別種人」的界線。

⁴⁶ [清]范禕述，[美]林樂知譯：〈格致發明類徵：黑種形體〉，《萬國公報》第191期（1904年12月），頁22。

從中國的華夏意識到西方顛相學、黑暗大陸神話等，猶如經緯般，穿梭於非洲人體標籤。當晚清作者轉嫁與疊合中西思潮，演繹非洲黑種時，又將之置入「進化論」的軸線。在「弱肉強食」的結構中，黑種一再被放到種族優劣的位階排序，承擔起國族衰敗的寓言，共構成「優勝劣敗」的進化原理。1895年，也是嚴復（1854-1921）翻譯「物種進化論」的前兩年，在《直報》發表系列文章如〈原強〉、〈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展現一位知識分子在世變中的嚴肅思考。其中，〈原強〉一文論述各大洲的人種演述：「蓋天下之大種四：黃、白、赭、黑是也。」他逐一論述黃種、白種、赭種與黑種所居之地與相關特質，談及黑種時，以「最下」稱之，遠不如其他人種：「黑種最下，則亞非利加及繞赤道諸部，所謂黑奴是矣。」⁴⁷ 1902年，梁啟超（1873-1929）〈新民說六：第八節、論權利思想〉乃是一篇有意針砭中國國民素質的文章，當他批判素質低落的中人時，指出「夫全地球千五兆生靈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蠻外，其權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國人若者也！」⁴⁸ 言下之意，「黑蠻」更不如中國人，乃是開化程度最低的人種。

若就文學創作的場合，黑種的形象又得到更形象化的發揮。作者透過敘事筆調，以扭曲、痛苦、壓抑的身體姿態，演繹黑種的命運。1904年，旅生的長篇小說《癡人說夢記》安排中國角色尋找海外世界時，誤闖「滅黑國」，看到無數黑人受到「手裏提著木棍」的白人之驅使，擔任苦力差役。鋪子裡「白的坐在帳臺上」，「黑的司茶水，搬物件，磔躩甚勞」。滿身塵土的黑人「劈柴燒火」，白人「炒菜跑堂」。黑奴身體佝僂，躲在陰影中，任由白人驅使。敘事者沿途所

⁴⁷ [清]嚴復：〈原強〉，收於王栻主編：《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0。

⁴⁸ [清]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六：第八節、論權利思想〉，《新民叢報》第6號（1902年4月），頁14。

見，都是不平等待遇，黑人「在小街小巷裏躲著，還要天天去做苦工，喫些豬狗的食料」。小說將差別待遇，歸結於「優勝劣敗」的進化道理：

只因黑人愚，白人智，所以黑人受白人的凌虐……優勝劣敗的理，一些不錯，將來世界上，只怕止有智人能生存不滅，那愚人的種類，恐怕都要滅盡哩……不但愚人競不過智人，以致滅種，便智人裏面也要相競起來，也有箇優勝劣敗。如今驅黑人的白人自以為強，難保將來他們這種人，不受人的驅使。⁴⁹

在進化論底下，弱種淘汰，優種存留，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面臨瓜分的焦慮，晚清作者以黑種為黃種警惕的教條，普遍出現於晚清小說。1906年，大陸連載於《月月小說》的《新封神傳》，以故事新編的模式，描寫姜子牙塵緣未滿，「駕起雲頭」，降落非洲山腳，看到「許多人在那裡掘山，把黑漆漆的石頭，一塊塊挖的挖」。「碧眼紫髯」的白人在「惡狠狠在那裏督著」，黑人則是「大半蓬頭赤腳，涕淚滿臉」地勞動，「三分像人，四分像鬼」、「好像出棺的僵屍」。⁵⁰此一形象回應上述非洲黑種乃是「人類之別種」，只能屈服於他種的下層勞動中，度過慘澹的人生。作者疊合不同的思潮，運用各種隱喻、象徵的修辭手法，更加深刻地呈現歐洲白人對於非洲土著黑人的教化，賦予「黑」與「白」不同的意義。

在所有的拒斥黑種論中，最極端的是康有為（1858-1927）的「黑種改造」論。康有為完成於20世紀初的《大同書》，以高亢的語調，展現絕對的人種排他性，將黑種排除於其精心苦思的「大同」世界：

⁴⁹ [清] 旅生：《癡人說夢記》第27回，《繡像小說》第51期（1905年6月），頁1。

⁵⁰ [清] 大陸：《新封神傳》第1回，《月月小說》第1期（1906年11月），頁2、3。

然黑人之身，腥不可聞。……故大同之世，白人、黃人才能、形狀相去不遠，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狀也，鐵面銀牙，斜頷若豬，直視如牛，滿胸長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其棕、黑人有性情太惡、相貌太惡或有疾者，醫者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傳種。⁵¹

康有為設計大同世界，原是为泯滅造成人類苦痛的界線，「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可是，在消解差異性、追求大同社會時，他以各種渲染的字眼投射黑種形象，如「腥不可聞」、「鐵面銀牙」、「斜頷若豬」，「直視如牛」、「性情太惡」，並且「滿胸長毛」、「手足深黑」，成為「蠢若羊豕，望之生畏」的總體印象。無論就西方進化論或是中國禮教標準而言，「黑種」都遠有未逮之處，需徹底滅絕，「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傳種」，方能消除「種界」差異。

從上可見，於19、20世紀之交人種論述甚囂塵上的時刻，晚清人士演繹非洲黑種形象時，調動中西脈絡的華夏中心、顛相學、黑暗大陸與進化論等思潮，潛藏著具有位階排序的二元架構，深化愚昧、落後、神秘的非洲人體標籤。「黑蠻」、「黑奴」、「黑鬼」等套語，反映晚清人士對於非洲黑種的貶義，疊合自身的文化傳統與近代西方的殖民話語。

四、非洲風土：觸險蹈危，荒地蠻俗

就近現代的書寫而言，各作者繪聲繪影，將「非洲」描寫為驚心動魄的危險世界。在「追奇獵異」的筆調下，從傳記翻譯到文學創作，反覆傳播凶猛獅子、致命花木與食人族等符碼，將非洲一變而為

⁵¹ [清]康有為：《大同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39-144。

觸險蹈危、荒地蠻俗的危險世界。無論報刊報導或是文學創作，無不激化神祕、黑暗、野蠻與凶猛的非洲風土印象，恰好回應近現代各西方論者所形塑的「黑暗大陸」的形象。本節將聚焦討論晚清不同身分背景的作者如何透過翻譯改造、新聞報導與文學創作的方式，渲染非洲的奇風異俗與凶險之事？

19、20世紀之交的文藝刊物，頻頻透過有意為之的編輯策略，如以固定專欄或連載方式刊出世界「獵奇」的文章，⁵² 反映近現代人士面向世界時的獵奇心態。若是聚焦於本文討論的「非洲」形象，即可見到各作者極盡其能地「追奇獵異」，渲染特定的非洲風土印象。或是翻譯著作，譯者亦可逸出原著脈絡，逕自塑造與虛構屬於晚清「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空間」的他者形象——危險的非洲世界。1879年，由史錦鏞（1858-?）「譯語」、沈定年（1846-1885）「述文」的《黑蠻風土記》，乃是翻譯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出版於1857年《南非傳教之旅與研究》（*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一開場便虛構一段不見於立溫斯敦原著的內容，指出非洲遍布「觸險蹈危，幾不自保」的險事：

余以遠人深入其境，風俗不知，言語不通，道路不辨。於熙熙攘攘之中，輒見怪怪奇奇之事，往往觸險蹈危，幾不自保。至今追憶，猶覺寒心。譬如談虎者，能令滿座變色。然古人游記之作，亦自不廢，暇輒筆之於書，拉雜不成體格。今復檢行囊出舊稿，次第之得數十條，自初至以及將歸，蹤跡可考，言不能盡，繪之以圖。⁵³

⁵² 如1892年，韓子雲（1856-1894）《海上奇書》設有記載世界奇聞趣事和名勝古蹟的「臥遊集」一欄；1904年，《新新小說》創刊號至隔年第2卷第8期刊出記述各國趣聞的〈伏鷲庵奇觚〉一百則；1906年，《月月小說》設有上海知新室主人譯述世界奇人奇事的「筭記小說」與不記作者之名的「西事拾異」；1907年，《小說林》設有陳鴻璧（1884-1966）收錄西方奇聞屑談的「印雪簪麗屑」。

⁵³ [英]立溫斯敦著，[清]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黑

沈定年訴諸「怪怪奇奇之事」、「談宴一日，遇新奇事為古今所罕聞，耳目所未見」，實跟中國文人「追奇獵異」的文化心理有關，切合彼時文人的審美風格。從譯著題名即可見到譯者有意為之的獵奇筆調，以《黑蠻風土記》翻譯原著《南非傳教之旅與研究》之題名。「黑蠻」題名跟原著刻意保持中立的名稱（South Africa）天差地別，明顯可見不同於原著“South Africa”的中性之名，反映出一具有位階差異的凝視，隱然回應傳統士大夫將「異域」變為「鬼怪盛行、凶險可怕」的視野，⁵⁴恰能流露「翻譯」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文化規範、民族心理等元素。

此一題名的調動，也出現在林紓（1852-1924）於1906年翻譯哈葛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小說的《蠻荒誌異》，明顯有別於原著題名*Black Heart and White Heart*。這些譯著以「黑蠻」、「蠻荒」等字眼，渲染「荒地」之「蠻俗」，構成蠻荒混沌、愚昧落後的「蠻荒」世界，反映觀看主體的集體無意識：「荒野假定了歷史的零刻度，那些被推測住在荒野中的土著就被認為是生活在一種原始或者野蠻的狀態」。⁵⁵

面向彷彿未曾進化的「歷史零刻度」的非洲蠻荒時，晚清作者無不窮極摹寫，將「非洲」塑造為布滿野獅、食人族與奴隸販的凶險天地。其中，最讓人聞之色變的是萬獸之王——非洲野獅，幾乎出現於各種涉及非洲的傳記與文學著作，最經典的是立溫斯敦的「遇獅記」（見圖8）。1844年，在瑪波塔撒（Mabotsa）設立據點的立溫斯敦，以雙管獵槍射擊在石頭後方休息的雄獅，獅子猛撲而來，咬著立溫斯

蠻風土記》（出版地、出版單位不詳，1879年，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本），頁1。

⁵⁴ 沈慶利：〈現代中國異域小說之界定及發生發展概況〉，《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9。

⁵⁵ 〔加〕喬納森·博爾多（Jonathan Bordo）：〈荒野現場的畫圖與見證〉，收於〔美〕米切爾（W. J. T. Mitchell）編，楊麗、萬信瓊譯：《風景與權力》（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頁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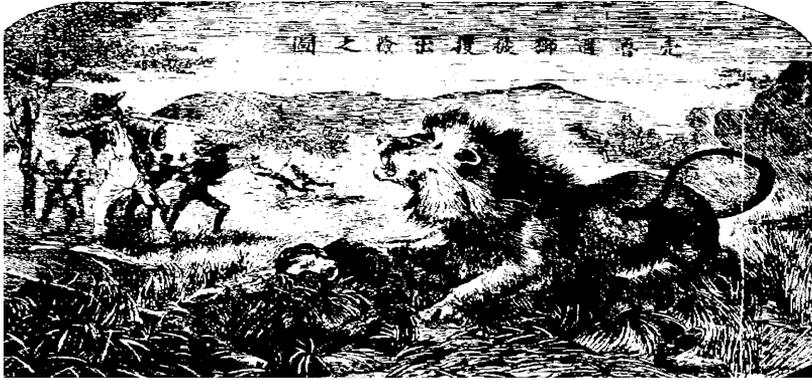


圖8 《黑蠻風土記》立溫斯敦遇獅場景

敦的左臂，留下十多個印記，「臂上牙痕凡十一處，皆洞穿其中，無異彈創，吁！亦危矣哉」，⁵⁶ 成為晚清人士津津樂道的話題。若是核對原著，旅居非洲多年的立溫斯敦，實不願放大非洲猛獅的符碼，反而如其題名以“Researches”視角，指出非洲「猛獅」符碼是後天人為的形塑：

The same feeling which has induced the modern painter to caricature the lion, has led the sentimentalist to consider the lion's roar the most terrific of all earthly sounds. We hear of the “majestic roar of the king of beasts.” It is, indeed, well calculated to inspire fear if you hear i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remendously loud thunder of that country, on a night so pitchy dark that every flash of the intensely vivid lightning leaves you with the impression of stone-blindness, while the rain pours down so fast that your fire goes out, leaving you 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even a tree, or the chance of your gun going off. But when you ar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or wagon, the case is very different, and you

⁵⁶ [英]立溫斯敦著，[清]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大獅〉，《黑蠻風土記》，第一則，頁碼標誌不清。

hear the roar of the lion without any awe or alarm. The silly ostrich makes a noise as loud, yet he never was feared by man. To talk of the majestic roar of the lion is mere majestic twaddle.⁵⁷

〔現代畫家以誇張的手法來描繪獅子，多情善感的人認定獅吼是地球上所有聲音中最懾人的一種，這兩者源於同樣的感覺。我們會聽到「萬獸之王震懾人心的吼聲」，事實上那是因為，在漆黑的野外，當每一道強烈的閃電一劈下來都會使你覺得眼盲，而傾盆瀉下的雨又迅速把火堆澆滅，讓你連想要找棵樹來遮蔽都來不及，你的獵槍又有可能失靈了，這時候如果聽到獅吼，當然就會無比驚恐。但如果你是置身在舒適的家中或車廂裡，情況就大為不同了，聽到獅吼也不會覺得害怕或驚慌。傻裡傻氣的鴛鴦也會發出跟獅子一樣大的叫聲，但人類從來不怕牠。一直說獅子的吼聲有著莫大的威脅，這簡直就是莫大的蠢話。〕

立溫斯敦以個人的研究視角，打破外界對非洲獅吼聲的迷思，指出畫家輕易將獅吼聲置入夾雜閃電的雷雨夜、遍尋不著像樹幹之類的遮蔽物的背景中，必然加劇獅吼聲的恐怖程度。立溫斯敦以Sebituane南部平原為例，指出獅子因為飢荒而顯得羸弱，只能攻擊未成年的幼牛或雛物，甚至屢被保護幼牛的牛群踢走。⁵⁸

⁵⁷ David Livingstone, "The Roar of the Lion Resembles the Cry of the Ostrich," i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a Sketch of Sixte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a Journe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Loanda on the West Coast; Th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 down the River Zambesi, to the Eastern Ocean* (New York: Harper, 1858), 157.

⁵⁸ Livingstone, "Buffaloes and Lions," i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a Sketch of Sixte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a Journe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Loanda on the West Coast; Th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 down the River Zambesi, to the Eastern Ocean* (New York: Harper, 1858), 158.



圖9 《黑蠻風土記》中的獅牛鬪

相比起立溫斯敦的「研究」視角，中文譯者以追奇獵異的筆調，將原本奄奄一息的羸弱獅子，翻譯為虎虎生威的非洲猛獅，恰好跟立溫斯敦有意破解的「猛獅」符碼背道而馳。譯文第十則「獅牛鬪」翻譯「獅吼聲」：「獸類不一，惟獅獨猛鷲，其歘聲震動，林木為顛簸。余聞之，恐甚未有如此聲之厲者也。」⁵⁹ 譯文陷入原著有意破解的窠臼，反而將立溫斯敦強調不足為懼的獅子吼，導入「惟獅獨猛鷲，其歘聲震動林木為顛簸」的方向。譯文第九則「獸災」翻譯獅牛鬪場景（見圖9），實是立溫斯敦敘述友人奧斯維爾（William Cotton Oswell, 1818-1893）在非洲冒險時見到懦弱的三隻獅子無法輕易拖下中彈受傷的牛隻。⁶⁰ 譯者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將奧斯維爾的經歷變

⁵⁹ [英] 立溫斯敦著，〔清〕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獅牛鬪〉，《黑蠻風土記》，第十則，頁碼不清。

⁶⁰ David Livingstone, "Cowardice of the Lion," i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a Sketch of Sixte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a Journe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Loanda on the West Coast; Th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 down the River Zambesi, to the Eastern Ocean* (New York: Harper, 1858), 153.

為立溫斯敦的遭遇，增加現場的緊張感：「是時，適有一牛為三獅所搏，如小兒奪食狀，牛已就殆，余猶遙見其撐拒之勢，以頭角亂抵獅腹，力竭聲嘶，聞之慘痛，車行殊疾，不知其究竟，然牛終不免矣。」⁶¹ 在翻譯創作中，譯者有聲有色地勾勒立溫斯敦實無參與的場景，透過牛群慘叫、車子速度與傳主感慨等，呈現驚心動魄的景觀，且又憑空想像以下場景：「余見三獅搏一牛之後，越日又過一處，見獅牛互鬪，又於地上，見死牛數頭，百里之內必四五見，蓋獅食之遺也。」⁶² 凡此種種，都可見到譯者反其道而行，鞏固立溫斯敦有意打破獅子做為「萬獸之王」的迷思，彰顯非洲「觸險蹈危，幾不自保」的「怪怪奇奇」之事。

中國譯者的翻譯轉向，在在反映時人將「非洲」塑造為危險世界的偏執。非洲傳記若缺乏獅子襲人的情節，便如隔靴搔癢，無法顯現非洲的既定印象。《黑蠻風土記》出版後的四年，《益聞錄》開始連載由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1850-1931）「筆述」的《三洲遊記》，乃是翻譯施登萊*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穿越黑暗大陸》）。中譯者透過「移花接木」的方式，注入原著所無的人獅對抗場面：

麥君燃鎗擊之，不中。獅怒，舍其人從前澗跳至，直撲麥君。麥君急閃石屏之後，該獅之首，誤撲石上，橐然有聲。眾兵即欲放鎗又恐傷及麥君。余急命土兵以佩刀刺之，獅皮甚厚不能入。又向余撲，余偏身而避。該獅竟攫住土兵一人，恣意嚼其首。時康庇已率兵追至，舉刀攢刺。康庇力大，竟刺入獅腿。獅負痛大吼一聲，舞跳而逸，一躍丈許，誤入深峽中。⁶³

⁶¹ [英] 立溫斯敦著，[清] 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獸災〉，《黑蠻風土記》，第九則，頁碼不清。

⁶² [英] 立溫斯敦著，[清] 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獅牛鬪〉，《黑蠻風土記》，第十則，頁碼不清。

⁶³ [英] 施登萊著，[清]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507號（1885年10月31日），頁502b-503a。《三洲遊記》於《益聞錄》上連載時，僅首回標為「三洲遊記」，之後全加註「續

譯者虛構原著所無的內文，寫出麥君（施登萊）放槍後反遭獅子反撲的場景。若是層層核對晚清的各種譯著，即可發現上述由譯者杜撰的內容，並非憑空而出，卻是取自《黑蠻風土記》呈現立溫斯敦1843年9月在瑪波塔撒遇到悍獅的場景：

舉手中槍擬之，心驚搖戰之時，手亦稍弛。彈之中否，未及辨認，覺有彈旬然落石上。獅聞聲，怒甚，直撲其彈，以口含之，若投物於犬徑前搏食狀。俛中一友曰美倍，亦以槍繼之。獅聳身撲余，不支而倒，以前兩足按余，若貓捕鼠，勢將果其腹矣。倉卒諦視，獅形甚巨，頭面項脊一如常獅，惟尾修長，怒時直豎，儼然鐵竿，不似凡獅之蒙茸。毛散而起，螺旋圓闊，若扇形者。迨美倍槍聲甫止，忽舍余而搏美倍，足肘為噬傷。旁一伴見勢猛，不敵輪所，執尖槍直前刺之。獅又舍美倍而追刺者，跳擲數四，忽顛蹶而撲。⁶⁴

19世紀後半葉最令人矚目的兩部非洲傳記——分別翻譯立溫斯敦與施登萊傳記的《黑蠻風土記》、《三洲遊記》，出現移花接木的現象。虛白齋主與鄒翰飛將立溫斯敦的遇獅場景搬到施登萊的傳記，從人物開槍失準，發出巨大聲響，「石上橐然有聲」，觸怒獅子，反遭獅子反擊，土人挺身而出，擊退獅子，都可見到高度的雷同。此一互文現象，反映中譯者面向非洲文本時對於「非洲猛獅」符碼的制約性反射，遂在翻譯過程中強加原著所無的遇獅內容。

《三洲遊記》更進一步演繹中國人眼中的人獅大戰，虛構遠在萬里以外的上海報館報導麥君等人慘被非洲獅吞噬之噩耗，誇大其詞，變為「野獅數十頭，從林中躍出，將從者五十名嚙斃」，且引發上海文人的詩詞哀悼：「梨花寒食，難招海外之魂，芳草斜陽，空灑風前

錄」二字。

⁶⁴ [英]立溫斯敦著，[清]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大獅〉，《黑蠻風土記》，第十則，頁碼不清。

之淚，閨中少婦，望遠情殷，得此驚傳，不知若何怨痛也」。⁶⁵ 譯者的翻譯筆調，完全逸出施登萊的原著脈絡，滲入小說敘事、文人詩詞與新聞報導的形式，種種中國詩學化的改動，無不凸顯獅子吃人的恐怖印象，渲染非洲的危險性。

在「追奇獵異」的筆調下，即便是偏向歷史地理學的文章，也加入不少渲染的筆調，使得非洲的「風土民俗」變為是「蠻荒誌異」。《益聞錄》乃是晚清最常刊登非洲新聞與介紹的報刊之一，從1883年到1888年連載施登萊的非洲傳記《三洲遊記》。在連載傳記翻譯的期間，《益聞錄》陸續刊登各種圍繞著非洲的報導，如1884年10月4日，《益聞錄》第398號刊出〈蘇丹考略〉，介紹蘇丹的地理、氣候、文化、風俗、宗教與倫理：「地近赤道，炎氣蒸為瘴癘，多毒虫惡豸。其間黑番雜處，部落甚多，界限鴻溝，彼此不相統屬。……土人皆崇回教，風俗之卑，幾同禽獸。每有父女兄妹為婚姻，而無嫌忌。倫常之道，不堪問矣。」⁶⁶ 從炎氣、瘴癘、毒虫、惡豸、黑番、風俗、倫常等，無不都帶著渲染的語氣，形塑「觸險蹈危，幾不自保」的印象。

早在連載《三洲遊記》前，《益聞錄》便於第369、373、375、377與379期連載〈亞斐利加洲總論〉，乃是19世紀80年代較全面介紹非洲地理學的文章，具有高度的客觀性。不過，當作者觸及非洲的風土民俗，卻出現追奇獵異的筆調，將非洲變為「荒地蠻俗」的集大成：

居民類多狃狃獠獠，目不識丁，風俗蠢蠻，性成梟獍，動以殺人食肉為事，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其所奉之教，所敬之神，從心所欲，隨在皆是，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牛羊犬馬、虎豹豺狼，皆有敬拜之者。有僧人尼子，供虺蛇於佛龕中，奉之若

⁶⁵ [英] 施登萊著，[清]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541號（1886年3月10日），頁101a。

⁶⁶ [清] 佚名：〈蘇丹考略〉，《益聞錄》第398號（1884年10月4日），頁463b-464a。

神明，尊之若師保。有卜居澗畔，早夕拜奔流瀑布，以為莫大靈奇。有藏虫豸於櫝，頂禮尊崇，不遑飽飫。父母年老力衰，或病難痊癒，則殺以祭饗，分食其肉，以為體恤。且國中邪妄術法，處處盛行。土人執意信從，不知分辨。酋長即以其所信者導之，俾易於撫綏，酋長家族遺疾，則國人每懷惴惴，蓋恐其一旦速死，民之被誣詛咒，因而誅戮者必有多人，故凡欲嫁禍於讐，以巫法誣之，而全家每至冤死，刑律無輕重，悉以梟首為斷，其政治之卑陋，禮教之未興如此。⁶⁷

作者加入批判性字眼，如「狃狃獠獠」、「風俗蠢蠻」、「性成梟獍」與「猙獰可怖」等，實也流露「禮義廉恥」的觀看標準，不符合此一標準，便遭到拒斥。該文作者以高濃縮的方式，將各種風俗與文化並置，從動輒殺人、任意信教、分食父母之肉到遵從邪妄術法等，遂使得原本屬於非洲不同地區的風土民俗，變為是概括性或整體性的「荒地蠻俗」，離經叛道，如「混沌無知，近禽獸」，「污穢不潔」，聳人聽聞「食人」形象，父母年邁病痛，「殺以祭饗，分食其肉」，達到「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其政治之卑陋，禮教之未興如」的教誨。敘述文字帶著蔑視、污辱性的偏見，務必將非洲塑造為致命性的形象，實是為鋪述文章最後的結論：「近年有人往內地開教，屢有書牘，謂民風漸見淳厚，野性漸見蠲除，奉教諸人，均甚循良，亦足見返樸歸真，斯民尚可教也。」⁶⁸ 非洲蠻俗有待西方教士撥亂反正的論述，一體兩面，反映上述布蘭林格所謂的「黑暗大陸的神話」，用待西方教士或探險者以外來的火炬照亮。

原始「蠻荒」乃是一個尚未被文明洗禮的空間，與匱缺、貧乏、落後等意義聯繫，替外來者的欲望創造無限的想像時，更是合理化殖

⁶⁷ [清]佚名：〈續錄亞斐利加洲總論〉，《益聞錄》第379號（1984年7月30日），頁350-351。

⁶⁸ [清]佚名：〈續錄亞斐利加洲總論〉，《益聞錄》第379號（1984年7月30日），頁350。

民者發現／征服／占有非洲的行徑。愈是危險的荒野，愈能鞏固自身的宗教教義、禮教文明與文化系統等意義，提供觀看主體的身分形塑。「危險」是人們構建秩序出現的反常事物，因而「危險」（反常）需通過管理、治理（解決）達到正常的秩序。人們面對反常出現的事物，通過濾機制審視非正常的事物，不合於標準與秩序，便會成為危險的表徵。⁶⁹於是，各種關於非洲風土民俗的介紹文章，循著異常的軌道，編輯與重構非洲風土。若是觀察彼時的論述，經常可見到類似的結構：西方教士進入非洲內陸，藉由「發現」或「見證」的模式，揭開荒地蠻俗，證明傳授福音的重要性。1891年4月，《畫圖新報》〈六合談屑·非洲近事〉敘述西方牧師進入非洲內陸，見證村莊械鬥的慘景：「此村死屍，堆如山積，四圍跳躍歡欣，並將死屍割肉，炙而食之」，圍觀的小孩「以枝葉捧死屍之肉」，且「將年老婦人活燒以為戲」。此一「兇惡之至矣」的荒地蠻俗，愈加凸顯宗教福音讓當地居民「大改前非」的重要性。⁷⁰

關於發現非洲「異俗」的敘述模式，普遍出現於彼時教會報刊，替中國讀者彰顯了一則則血腥化的風土民俗，放大非洲居民的愚昧迷信，如1870年，《中國教會新報》刊登〈亞非利加黑人圖〉：「其俗之可笑者，祭神則殺人以獻，凡樹石鳥獸皆以為神，拜之祀

⁶⁹ [英] 瑪麗·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著，黃劍波、盧忱、柳博贊等譯：〈世俗的汙染〉，《潔淨與危險》（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37-51。該書以汙染表徵危險，指出：「如果把關於汙穢的觀念中的病源學和衛生學因素去掉，我們就會得到對於汙穢的古老定義，即汙穢就是位置不當的東西 (matter out of place)。這是一個十分具有啟發性的研究進路，它暗示了兩個情境：一系列有秩序的關係以及對此秩序的違背。這樣一來，汙穢就絕不是一個單獨的孤立事件。有汙穢的地方必然存在一個系統。汙穢是事物系統排序和分類的副產品，因為排序的過程就是拋棄不當要素的過程。這種對於汙穢的觀念把我們直接帶入到象徵領域，並會幫助建立一個通向更加明顯的潔淨象徵體系的橋樑。……汙穢就是分類的剩餘和殘留。它們被排除在我們正常的分類體系之外。在努力關注汙垢的過程中，我們背離了自己最強烈的精神習慣。」（頁45）

⁷⁰ [清] 佚名：〈六合談屑·非洲近事〉，《畫圖新報》第11年第12卷（1891年4月），頁83。

之」。⁷¹ 1881年，《萬國公報》刊登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古教匯錄·第十五章論亞非利加土人等教〉批判非洲各地「自古迄今無有一定教名，無經、無文字，有地師講吉凶，巫婆講邪法最深，此等人性最兇惡」。⁷² 1881年，《益聞錄》〈黑蠻禱雨紀聞〉介紹非洲土人的禱雨儀式，以「噴飯」形容該習俗之荒謬性。⁷³ 原本，由西人主導的教會報刊，透過一系列「可笑」、「兇惡」、「噴飯」等表述方式，預設一套「正常」的標準，回應與鞏固西人的殖民敘事。在近現代的西方話語體系中，各教士因非洲人缺乏西方的宗教福音，而將之建構為野蠻、愚昧、落後的形象。西方教士話語傳播的「非洲」形象，透過反覆敘述的方式，強化「荒地蠻俗」的印象，逐漸變為一種共識，進而又演化為根深蒂固的觀念。

相比起報刊新聞報導與地理學文章，小說敘事更可掙脫「實事求是」的束縛，穿梭於真實與虛構的界線，在文明／野蠻、教化／野性的既定標準中，展現茹毛飲血的場面，將危險界線推到更邊緣。清末民初規模較大的《申報》刊登〈蠻方風俗記〉，作者署名「瑣尾」，真實身分不詳。題名標為「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事者，串連非洲的荒地蠻俗，投射「風俗極慘酷殘忍」的總印象。小說雖然缺乏敘事梗概，卻透過「追奇獵異」的筆調，剪裁各種聳動的非洲傳聞，再一次傳播與鞏固荒地蠻俗的既定印象。從「奉祀最要之神六尊」的宗教迷信，到「王死必殺男女五百名」的殘酷蠻俗，都「令人絕倒」，進而發出「其殘忍如此」的感慨。該文鋪陳與統合非洲各地的風土民俗，「埃卑亞果他地方」的「阿羅神」，常棲樹林，萬一被盯上，「須湍奔而歸，避深室內，否則必死」；非洲西境代霍買國「風氣強悍」，

⁷¹ [清] 佚名：〈亞非利加黑人圖〉，《中國教會新報》第77期（1870年3月），頁135。

⁷² [清] 李提摩太：〈古教匯錄·第十五章論亞非利加土人等教〉，《萬國公報》第652期（1881年8月13日），頁15b。

⁷³ [清] 佚名：〈黑蠻禱雨紀聞〉，《益聞錄》第114號（1881年8月20日），頁196a。

「女子初生，即報名註入軍籍」，「各家聞有殺人，無不慶賀」、
「王宮中，髑髏纍纍，如懸燈然。寢宮徧鋪敵人骨殖。多者為貴」；
桑西巴爾判案方式，「令服毒藥以試之，服之而吐，則謂無罪。服之
而死，則謂有罪。如不吐亦不死，則謂其罪惡更甚」；非洲西境上戰
場前，先殺一敵，「收其心血，和野草數種，煎湯以飲未經戰陣之
人，以壯其膽而堅其體」。⁷⁴ 透過各地區的風土民俗的串連，將風土
民俗一變而為「荒地蠻俗」，在在說明非洲因為缺乏禮教與宗教的薰
染，變為是「觸險蹈危」的危險世界。

中國作者面向非洲時總是調動「追奇獵異」的筆調，屢屢放大食
人獅與食人族的符碼。從譯者、報人到作家等，透過不同的文體形
式，展演「為古今所罕聞，耳目所未見」、「述之足以談資助焉」的
非洲印象。經由誇大、發明、想像與杜撰等書寫模式，將非洲最致命
的奇異瞬間，推到最前端，以偏概全，渲染非洲的總印象。

五、東亞病夫？冒險非洲，拯救中國

雖然，「非洲」如上所述是一充斥著危險、恐怖、神祕與死亡的地
域，可是又促成一看似悖反卻相益得彰的「冒險」天地。非洲「落
後愚昧」，反映某種「奇觀」式的危險「他者」，更能調動人們探索
非洲的欲求。無論是傳記書寫或是文學創作，「探險非洲」始終是一
受到歡迎的題材。冒險人物探入觸險蹈危的蠻荒天地，遭遇困難，經
由搏鬥，展現屹立不搖的精神意志。在西方探入非洲的冒險書寫參照
系上，本節將探索晚清作者如何因自身文化與時局所需，將「非洲」
塑造為一可讓中國人物遨遊馳騁、展現冒險精神的文化他者？

伴隨著西方殖民擴充、科學發明、地理大發現、印刷業進展而產
生的書寫，英國出現各種海外冒險的書寫，彰顯人物「探尋世界」的

⁷⁴ [清] 瑣尾：〈蠻方風俗記〉，《申報》第13965號（1911年12月31日），頁3。

夢想與意志，從《魯濱孫漂流記》、《格列佛遊記》、《金銀島》等透過飄流海外的異域風情，克服困難與挑戰，渲染高潮迭起的冒險情節，宣揚自我優越感的英雄形象。隨著工業文明與物質發展所帶來的文明腐朽、道德墮落等危機，「探索／征服」非洲的主題，出現另一變奏，朝著內心世界的探索，反省自我的黑暗面，如李維士（Frank Raymond Leavis）指出19世紀末歐洲文藝思潮促使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等人察覺英國傳統的冒險書寫無法承載愈來愈複雜的精神世界，而得加入新元素。⁷⁵ 康拉德《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以反思性的視角，探入非洲剛果，內文雖仍有不少對於黑種的歧視，可是已然跳出白人殖民或征服非洲的主題，發現非洲文化亦可成為歐人精神危機的出口，如論者所指出：「康拉德刻意將傳統叢林冒險題材納入其小說並對其進行藝術革新，從而使冒險只是作為一個引子或一種陪襯，其真實意圖是企盼『有野性的生氣』的原始非洲叢林為愛德華時代身染沉疴的英國人開出一劑道德拯救的良藥，力挽英國人在工業文明進程中失落了的人的自然本性。」⁷⁶

若是參照上述「探險非洲」與「黑暗之心」的兩條路線，更明顯可見晚清作者的選擇。大體而言，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界，正在醞釀「冒險小說」類別，透過論述、廣告、評論、翻譯、創作等方式，逐漸確立做為小說次文類的「冒險」類型，且翻譯各種具有探險、殖民或征服世界主題的西方著作。⁷⁷ 無論就文學史或是社會文明

⁷⁵ F.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3), 27.

⁷⁶ 岳峰：〈論康拉德非洲叢林冒險題材的「陌生化」〉，《求索》2011年第8期，頁217。

⁷⁷ 以商務印書館1903年陸續推出的《說部叢書》為例，「冒險小說」便有《魯濱孫漂流記》（英國笛福著，林紓、曾宗鞏合譯，1905年）、《霧中人》（英國哈葛德著，林紓、曾宗鞏合譯，1906年）、《三藩市》（美國諾阿布羅克士著，金石、褚嘉猷合譯，1906年）、《環遊月球》（法國焦奴士威爾士著，商務印書館譯，1904年）、《秘密電光艇》（日本押川春浪著，金石、褚嘉猷合譯，1906年）、《澳洲歷險記》（日本櫻井彥一郎著，金石、褚嘉猷合譯，1906年）、《魯濱孫漂流續記》（英國笛福著，林紓、曾宗鞏合譯，1906年）、《斐洲煙水愁城錄》（英國哈葛德著，林

的發展線索，都不足以催生類似康拉德《黑暗之心》的著作。就文學史發展而言，「冒險小說」乃是晚清文學界引入的新品種，正在形塑自身的邊界內涵，尚未進入文類發展到成熟程度後才會出現的反思階段。就社會發展而言，晚清亦未如西方工業化下的精神危機與心理衝突，原始非洲場景成為可以撫慰精神危機的天地。即便是翻譯著作，更多譯介立溫斯敦·施登萊、哈葛德與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等人以「探險非洲」為題材的著作。有關康拉德著作的譯介，需等到文學觀念更為成熟的五四階段。⁷⁸

在晚清作者的筆下，「非洲」尚未成為如康拉德筆下反思黑暗之心的所在，卻是如西方冒險小說中可以證明自身力量的場景。「探險非洲」成為一可以振衰起敝的文本，時人帶著自覺意識，指出有關非洲的冒險文本，可以重塑中國國民的精神，如林紓《埃及金塔剖尸記·譯餘臆語》指出「行將摭取壯俠之傳，足以振吾國民尚武情神者」，⁷⁹改寫「東亞病夫」的形象。晚清中國或晚清人被貼上「東亞病夫」的標籤，⁸⁰一體兩面指向國人吸毒成癮而體質虛弱與政治衰敗

紓、曾宗鞏合譯，1905年）與《夢遊二十一世紀》（荷蘭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1903年）等。

⁷⁸ 程香、黃焰結：〈世界文學視閥下康拉德在中國的「賦形」、「變形」與「正形」〉，《安徽工程大學學報》第30卷第3期（2015年6月），頁51-56。

⁷⁹ 〔清〕林紓：《埃及金塔剖尸記·譯餘臆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頁2。

⁸⁰ 此一將中國視為「病夫」或「病人」早在1896年11月便出現於《時務報》之〈中國實情〉：「夫中國一東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時務報》12月又刊出〈天下四病人〉，將「中國」列入「病人」。分別見〔清〕張坤德譯：〈中國實情〉，《時務報》第10冊（1896年11月），頁15b（譯上海《字林西報》1896年10月17日）；〔清〕張坤德譯：〈天下四病人〉，《時務報》第14冊（1896年11月），頁13b（譯上海《字林西報》1896年11月30日）。此一聯繫引發回應，群起效尤，「病夫」與「中國」產生聯繫，如1901年7月，《國民報》第3期發表〈東方病人〉，指出：「甲午以後，西人謂東方有病人焉，中國是也。戊戌以後，西人謂東方有死人焉，中國是也。今則謂東方之死人，已腐朽肉腐，行將颯為灰燼，散諸無何有之鄉

而國力衰弱。當晚清文學一再出現「病夫」、「病國」標籤時，⁸¹ 慨然有問世之志的作者群愈感國勢岌危，思考如何除去東亞病夫的標籤？探險非洲所具有的冒險精神與勇敢意志，成為藥方之一。西方人物探險非洲的行徑，一再受到晚清作者的稱頌。1902年，由梁啟超創刊的《新小說》連載頤瑣的《黃繡球》，以立溫斯敦闖入非洲的行徑，鼓舞女性爭取自身的權益。小說第16回先是敘寫：「立溫斯頓探險到亞非利加洲的內地，進了沙漠，蒙了瘴癘，同那土蠻猛獸交鬥，幾十年不怕不怯，才能叫那非洲全境歸他英國所關。」⁸² 第27回又再次強化訊息：「豈但是哥倫布，要能把那一處做得同我們這裡一樣，簡直是開通太平洋航路、為兩半球鑿成交通孔道的麥哲倫！漸漸的一處一處做開去，都成了我們的殖民地，不更就是英國的立溫斯頓開通非洲全部的本領嗎？」⁸³ 此一以立溫斯敦勇闖非洲的參照，確可作為中國作者自我激勵的方式，不過急於探索出路而發出高亢的加冕語氣如「非洲全境歸他英國所關」時，卻也遮蔽了「探險非洲」可能隱藏的殖民暴力。

相比起頤瑣以小說片段歌頌立溫斯敦探險非洲的行徑，1908年，王桐齡（1878-1953）刊登於《學海》創刊號的〈中央亞非利加之蠻

矣。」見〔清〕佚名：〈東方病人〉，《國民報彙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頁191。

⁸¹ 此如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5回標題凸顯「病」與「藥」：「對病論藥獨契微言」；東海覺我〈情天債〉疊合「病夫」與「老大帝國」：「列位試想，六十年前，老大病夫的帝國，如何能一變至此呢？」；春驅《未來世界》透過「未來」想像將「過去」的中國列為「老大病夫」：「現在的中國是立憲以後的中國，與那以前老大病夫的中國不同。」分別見〔清〕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5回，《新小說》第7期（1903年9月），頁27，總頁107；〔清〕東海覺我：〈情天債·楔子〉，《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頁2；〔清〕春驅：《未來世界》第25回，《月月小說》第24期（1909年1月），頁67-68。

⁸² 〔清〕頤瑣：《黃繡球》第16回，收於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25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頁311。

⁸³ 〔清〕頤瑣：《黃繡球》第27回，《中國近代小說大系》，頁399。

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小說）》（見圖10），已不可同日可語。題名「小說」，乃是有意以小說敘事的方式，替兩位西方人物——「李秉鐸」（立溫斯敦）與「司徒雷」（施登萊）的冒險傳奇留下紀錄。王桐齡，號嶧山，河北任邱人，留學日本，1912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他顯然掌控與消化不少有關立溫斯敦與施登萊探勘事蹟，遂能串連兩位探險人物的非洲經歷，擺脫早期模糊不清或是片段式寫法，小說以立溫斯敦1866年第三次非洲之旅為背景，頗能詳盡道出人物的行程路線。相比起前兩次的「凱旋而歸」，立溫斯敦遇到各種嚴峻挑戰，差點命喪旅途，下落不明，進而牽引出施登萊於70年代初探入非洲尋找立溫斯敦的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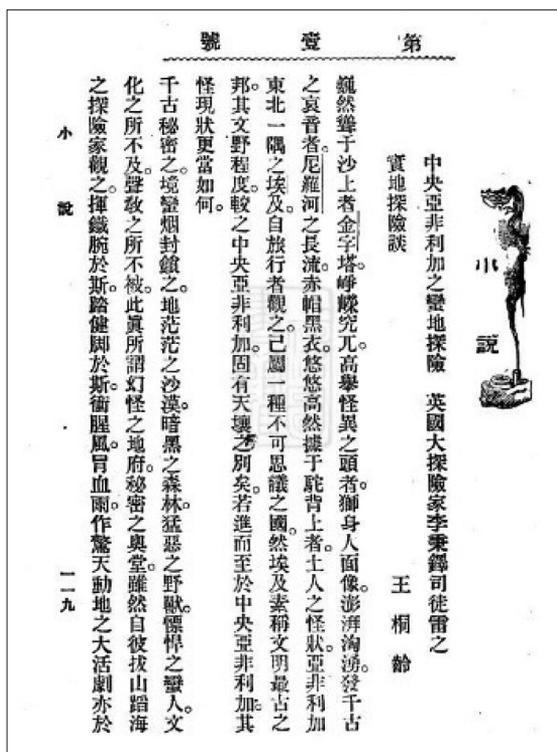


圖10 王桐齡〈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

作者一開始便提及北非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尼羅河、土人乃是「不可思議」之地。可是，中非比起北非，「怪狀更甚」，從非洲東岸桑地巴港籌備由阿拉伯、印度與非洲土著組成的探險隊，自羅白麻河（白尼羅河）往內陸探進，在道路荒僻未開發，曲折難進的凶險地形中，「且行且斫」、「開闢鳥道」，因「奔馳過度」而導致「腳部生疽」。疾病更是肆虐，「漢泊路一病，荏苒半載，征鞍久歇，髀肉復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俯仰身世，英雄之感慨」。⁸⁴ 1860年代末與1870年代初之交，正當立溫斯敦音訊杳然，西方湧現尋找立溫斯敦的呼聲。1871年1月，美國報刊派出司徒雷（施登萊），抵達桑地巴港，探尋立溫斯敦。途中困難重重，從「擔夫難募」、糧食短缺，「七月中旬，到溫陽炎境，陸續患流行傳染病」，⁸⁵ 少數健康者亦逃亡，且因戰事發生而受困於溫陽炎城。

王桐齡一一鋪敘兩位探險家的坎坷之旅，從疾病、土人背叛、糧食短缺到道路坎坷，渲染非洲地形、天氣、猛獸、蠻俗與疾病，淋漓盡致地展現非洲的窮山惡水。道路愈是艱辛，愈能彰顯人物的冒險精神，施登萊鏗而不捨，克服各種磨難挑戰，尋得立溫斯敦。兩人惺惺相惜，「漫步向前，脫帽鞠躬，問其是否是李秉鐸先生」，留下“I supposeed you are Dr. Livingstone”〔我假設你是立溫斯敦博士〕的經典名言（見圖11）。就晚清各種報刊新聞報導，都可見到各種關於立溫斯頓與施登萊探險非洲的溢美之詞，即或立溫斯敦探索非洲尼羅河源頭的任務失敗，並無妨於晚清論者給予高度的憐憫與肯定。

晚清作者不僅僅於歌頌或演繹西方人物的冒險非洲，也是在吸取相關小說後，加以轉化，逐漸形塑中國人物探險非洲的敘事。在晚清小說界對於「冒險」精神的提倡中，出現各種馳騁非洲的小說文本，

⁸⁴ 〔清〕王桐齡：〈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小說）〉，《學海》第1期（1908年2月），頁119-123。

⁸⁵ 〔清〕王桐齡：〈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小說）〉，《學海》第1期（1908年2月），頁125。



圖11 施登萊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描繪兩人相逢場景

如1905年，吳趸人（1866-1910）《新石頭記》以續書的形式，安排賈寶玉重返紅塵，誤入理想空間——文明境界，跟隨老少年進行「空中旅行記」。作者安排他們搭著時速一千二百里的空中獵車，循著近現代的地理版圖與指南針，又以20世紀的電機槍狂風暴雨式地狂射大鳥之口，一路追趕飛鳥，追到非洲「茫茫的一片沙漠」，⁸⁶ 促成橫跨亞洲與非洲的地理幅度。從「駕獵車人類戰飛禽」與「中非洲獵獲大鵬」等回目，即可見小說意圖：中國人物透過現代科技器物，克服非洲凶猛的凶禽猛獸，展現人物的強韌意志與冒險精，改寫「東亞病夫」的符碼，替政治困局尋找可能的出路。

1908年，碧荷館主人由《小說林》出版社出版的《新紀元》，更進一步演繹空間想像，搬演黃、白種的世界大戰，將蘇彝士運河納入大戰迴圈。小說作者逆轉現實，搬演中國的「世界警察」夢，鋤強扶

⁸⁶ [清]吳趸人：《新石頭記》第27回，收於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35冊，頁315。

弱、眼見弱小國家遭受白人欺凌，發動由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的世界大戰。主人翁黃之盛帶有「黃種強盛」之意，指揮調度各地聯盟，戰略線從錫蘭、孟買上空展開空戰，又以南海與蘇彝士河為中心展開，密電埃及政府扼守蘇彝士河，展現開闊的格局。在不同作者的筆調下，「探險非洲」的題材，有不同的變調。晚清作者透過世界戰爭的格局，將「非洲」劃入中國人的勢力迴圈，發揮具有「現實—想像」對照色彩的「烏托邦」想像，逆轉現實中積弱不振的國勢。

上述各種文本從不同角度，將「非洲」納入敘事，開拓過往較少觸及的「非洲」場景，確實有其意義。可是，各作者對於非洲普遍掌控不足，使得非洲場景更偏向零星片段，廣度與深度不免有限。即或是王桐齡〈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小說）〉全篇以非洲為敘事場景，可是更偏向於人物傳記的鋪敘，尚難反映作者的創作能力。於此書寫不足中，《獅子血》尤顯矚目。1905年，雅大書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何迴的《獅子血》，自第六回「為游湖忽入奴隸場」迄第十回「以武定國以文化民」，以超過逾半篇幅，觸及非洲民族、文化、體制、風俗，勾勒非洲沙漠、部落與奴隸市場。何迴，身分不詳，集子僅註明其所在地為「常州」。長達四頁的目錄頁及八十二頁的正文的邊欄，均出現「支那哥倫波」的字跡（見圖12），反映作者欲以西方人物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作為中國探險人物的範本，可是又不流於單一的系譜，層層疊合中西脈絡思潮。⁸⁷

《獅子血》觸角甚廣，幾乎回應本文上述各種觀察點，如「瓜分非洲」、「非洲人體」與「危險非洲」等，且延伸到本節所討論的「探險非洲」主題，堪稱晚清小說創作中最詳細的「非洲」書寫。

⁸⁷ 針對人物形象如何疊合中西思潮，筆者已於另一篇論文有所討論。詳見顏健富：〈「冒險」精神：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59-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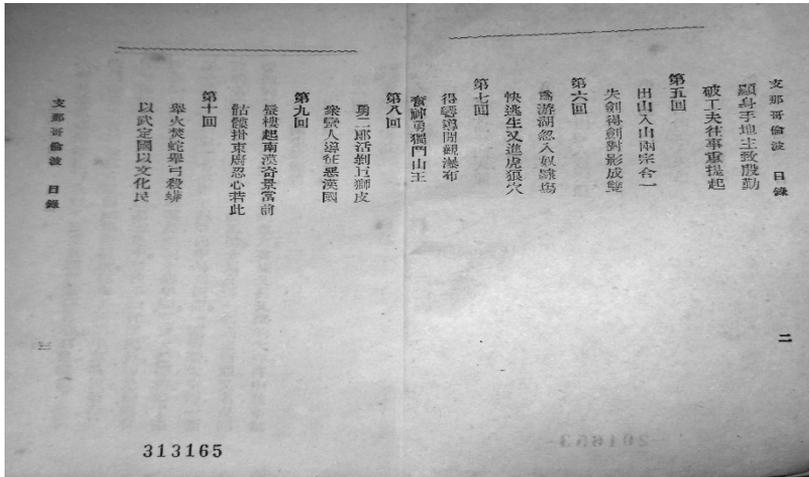


圖12 《獅子血》目錄頁

更可觀的是：其非洲情節，統一於有機的敘事結構，透過非洲青年加富倫任由剝削擺弄的際遇，逐一拉出非洲的擄拐與食人文化等情節。加富倫在沙漠旅途中遭遇阿拉伯人擄拐販賣，接而慘遭「拳毛倒睫，滲瀨怕人」的買主剝削，日夜勞動，「咆哮痛罵了一場，各抽十鞭，又罰一餐」。⁸⁸ 接而，又落入「猙獰醜惡，直無人形」的鄂薄人手中，夜裡聽到「刀聲霍霍」，透過「牆隙中透進燈光」，「霎時把三魂六魄」，隔牆正在「切人的下身，塊塊望鍋裡丟，是把人做糧食的」。⁸⁹ 作者以一系列慘烈的聽、視覺意象，呈現血腥驚聳的食人文化，各家灶邊「鮮血淋漓」、「壁上又掛滿了骷髏」，⁹⁰「滿地濃濃的血跡，迎著日光閃閃爍爍的，條紅條紫」、「壁上骷髏，用索貫串倒挂著，肉已刮盡。揭蓋鍋子，一塊一塊煮的正沸，卻都是人身上的皮肉，剔盡了筋骨，偏帶了生殖器同煮」。⁹¹ 就晚清的小說創作中，

⁸⁸ [清]何迴：《獅子血》第6回（上海：雅大書社，1905年），頁44-45。

⁸⁹ [清]何迴：《獅子血》第6回，頁46-47。

⁹⁰ [清]何迴：《獅子血》第9回，頁72。

⁹¹ [清]何迴：《獅子血》第10回，頁73。

《獅子血》乃是最能展現食人族場景的小說，從「刀聲霍霍」到「日光閃閃爍爍」等氣氛烘托，渲染令人毛骨悚然的灶邊慘狀。

何迴將非洲塑造為「觸險蹈危」的空間場景，恰好開拓小說敘事中的冒險天地。標上「冒險小說」的《獅子血》，乃是中國較早有「冒險」類型自覺的小說。在「探險非洲」的情節架構下，「支那哥倫波」的世界之旅，實是「東亞病夫」在世界舞台上自我正名的過程，回應自身的政治與文化語境。作者替人物注入生機活力，塑造奮迅勇猛的民族標誌。小說主標「獅子血」乃是為襯托副標「支那哥倫波」打獅的英勇形象，呼應晚清小說界宣揚的「冒險精神」。二郎連環套式地為民除害，從面對「圓睛拳爪金毛大獅子」，不假思索，與獅搏鬥，「舉起拷栳大的拳頭」往獅背狂擊，「只須一鼓氣」，便「一身銅筋鐵骨」，「全身氣力，運到十指」，挖入獅身。⁹² 二郎接而又率領眾人出征食人族。面向「橫行一世」的鄂薄族，射出彈弓，「粒粒都是鎗彈，著眼眼瞎，著肢肢斷」。⁹³ 面向薩樸達族，二郎施展出神入化的中國武功，肉身化為飛天遁地的白光，頓時便「殺得薩樸達人馬仰人翻」，⁹⁴ 無不藥到病除、斬草除根，各種威脅都不足為懼。這些改寫「東亞病夫」的片段，一掃「鬼躁鬼幽，蹣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的樣態，實踐「威力」、「奮迅」、「勇猛」、「大無畏」、「大雄」的訴求。⁹⁵

在各種以「非洲」為背景的創作小說中，《獅子血》恐怕是唯一觸及男女情愛的小說，呼應哈葛德以人物羅曼史結合祖魯興亡史的路線，讓非洲人物擺脫奴隸的命運，有情人終成眷屬。加富倫與德迭華同是天涯淪落人，受盡折騰與鞭打，滋生愛意。可是，在層層的變賣

⁹² [清]何迴：《獅子血》第8回，頁56-57。

⁹³ [清]何迴：《獅子血》第9回，頁71。

⁹⁴ [清]何迴：《獅子血》第10回，頁77。

⁹⁵ [清]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二十·第十七節之續：論尙武〉，《新民叢報》第29號（1903年4月），頁8，總頁8；[清]譚嗣同：《仁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63。

過程中，兩人失散，一直到二郎出征食人族，救出德迭華，兩人又相逢，到山洞敘舊。此小說未徹底發揮羅曼史情節，最終仍返回國族路線。兩人在山洞相聚時，遭遇大蟒蛇追趕，「離著蟒口不過一丈」，二郎適時射出一箭，「正從蟒的口中，穿進胸前，一箭正劈了腦門」。⁹⁶ 非洲青年男女得以結合，主旨不在鋪陳愛情完滿的結局，卻是彰顯中國人物居功厥偉的拯救情節。對比哈葛德的羅曼史小說，尤可見到中國作者受制於國族敘事，即或有男女愛情的成分，卻置於家國興亡的架構，較難見到豔情、神祕、古老、淒美的愛情成分。

何迴透過文學想像反轉現實，回應彼時中國與非洲共同面臨的瓜分危機。中國與非洲人物同心協力、並肩作戰，開啟中非共同體的敘事想像，恰能反映清末民初各論者對於非洲的同情與支持。編著《非洲通史：現代卷》的彭坤元早已注意到清末民初的中國論者高度關注與同情非洲的處境：

從19世紀末到清朝滅亡的十多年間，關注非洲政局的發展，評說非洲問題的著述和報刊文章不斷出現。例如，1894~1895年阿比西尼亞人民抗擊義大利侵略的戰爭，1899~1902年在南非進行的英布戰爭，1911年德法兩國爭奪摩洛哥引發的「豹子跳躍」事件等，都引起知識界和愛國志士的關注。梁啟超、康有為、戴鳴池、王韜、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民主革命家陳天華等人，都曾對非洲發生的事件發表過看法。⁹⁷

論者如戴鳴池、王韜（1828-1897）、康有為、梁啟超與陳天華（1875-1905）等人，都曾對非洲際遇發表觀點，批判列強的殖民意圖，並且從非洲的命運看到自身的未來。《獅子血》透過敘事展演的方式，回應彼時論者的關懷。在現實生活中，中國和非洲都備受列強的分割威

⁹⁶ [清]何迴：《獅子血》第10回，頁78-79。

⁹⁷ 彭坤元：〈清代人眼中的非洲〉，《西亞非洲》2000年第1期，頁62。

脅。小說作者異想天開，安排中非人物攜手合作，在風雨飄搖中，尋找家國出路。

從上所述，可見非洲的危險天地一體兩面促成冒險天地，冒險人物探入蠻荒世界，經由歷練與搏鬥，塑造奮迅勇猛的民族標誌，改寫「東亞病夫」的形象。就晚清的寫作語境而言，「探險非洲」的情節架構，實是回應自身的政治與文化際遇。

六、結語

本文觀察19、20世紀之交，中國作者對於「非洲」形象的演述，釐清異國形象牽涉的本國與異國的對照及其背後的集體想像物。這些展現「非洲」形象的材料，投射「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中國」與「世界」的互辨，隱藏著作為書寫者的「主體」與被描寫的「他者」的對應關係。「非洲」形象猶如鏡像般，映照出晚清中國的際遇。

19、20世紀之交，中國的時局發展，牽引其觀看非洲的視角，透過圖像、新聞、評論、詩文與學堂歌等，回應「瓜分非洲」的主題。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晚清論者屢屢關注西方列強如何割據非洲領土。敘說非洲，實也是時人對於自身命運的反思，「瓜分非洲」與「瓜分中國」遂成為一組可以相互隱喻的論述結構。從〈非洲近事：非洲疆域說略〉到〈非洲黑奴歌〉，都可見到晚清論者對於瓜分的焦慮。晚清論者固然因政治局勢而對於瓜分非洲／瓜分中國有一共同體的投射，可是對於非洲黑種卻又帶著文化偏見，圍繞著黑種皮膚，拓展「烏鬼」、「黑鬼」、「黑奴」、「鬼奴」、「鬼國」、「黑鬼奴」與「烏鬼國」等套語，形塑愚昧、落後、神秘的人種印象。此一描繪黑種的套語，反映晚清論者結合中西思潮的凝視：一方面調動自身的天下觀與華夏意識，將黑種「蠻荒化」的論述，實也反映禮教規範的標準。同時，又疊入近現代西方殖民主義下的顛相學、黑暗大陸

與進化論等思潮，在「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標準下，激化非洲「人體標籤」。

中國作者面向非洲時總是調動「追奇獵異」的筆調，屢屢放大奇異的瞬間，致命性的食人獅與食人族等符碼，經由誇大、發明、想像、杜撰等模式，被推到非洲形象的最前端。不同身分的人士如譯者、報人與作家，從不同的美學形式，鞏固「觸險蹈危」、「荒地蠻俗」的印象，放大奇觀性的瞬間，以偏概全，渲染非洲總印象。此一危險天地又促成冒險的天地，成為一可以振衰起敝的空間場景。冒險人物探入蠻荒天地，馳騁民族精神，展現屹立不搖的意志，改寫「東亞病夫」的形象。

晚清作者筆下的「非洲」形象，潛藏著豐富的議題，不只是對異國現實的單純複製，也同時反映注視者的文化處境與意識形態。上述出現於不同文體形式的「非洲」形象，固然摻雜著紀實與想像、現實與幻想等成分，卻殊途同歸，折射一個時代的集體想像物。就「異國」形象學而言，演述他者，乃是言說自我，反映19、20世紀之交論者的命運與際遇。

徵引書目

- 大陸：《新封神傳》第1回，《月月小說》第1期，1906年11月，頁1-7。
- 王桐齡：〈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小說）〉，《學海》第1期，1908年2月，頁119-130。
-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六：第八節、論權利思想〉，《新民叢報》第6號，1902年4月，頁1-15。
-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二十·第十七節之續：論尚武〉，《新民叢報》第29號，1903年4月，頁1-9。
- 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著，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黑蠻風土記》，出版地不詳：出版單位不詳，1879年。
-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 朱煜潔：《外國史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以晚清期刊為研究視角》，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 米切爾（W. J. T. Mitchell）編，楊麗、萬信瓊譯：《風景與權力》，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
- 何迴：《獅子血》，上海：雅大書社，1905年。
- 佚名：〈六合談屑·非洲近事〉，《畫圖新報》第11年第12卷，1891年4月，頁83。
- 佚名：〈各國新聞：非洲疆域說略〉，《湘報》第174期，1898年，頁696。該刊物月份不明。
- 佚名：〈亞非利加黑人圖〉，《中國教會新報》第77期，1870年3月，頁135。
- 佚名：〈東方病人〉，《國民報彙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

- 佚名：〈非洲近事：非洲疆域說略〉，《知新報》第48期，1898年4月，頁19-20。
- 佚名：〈非洲疆域說略〉，《秦中書局彙報》，1898年，頁57-58。該刊物月份不明。
- 佚名：〈紹介新著〉，《新民叢報》第6號，1902年4月，頁96-98。
- 佚名：〈斐洲分割〉，《益聞錄》第1050號，1891年3月25日，頁124。
- 佚名：〈黑蠻禱雨紀聞〉，《益聞錄》第114號，1881年8月20日，頁196。
- 佚名：〈蘇丹考略〉，《益聞錄》第398號，1884年10月4日，頁463-464。
- 佚名：〈續錄亞斐利加洲總論〉，《益聞錄》第379號，1984年7月30日，頁350-351。
- 吳趸人：《新石頭記》，收於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35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1996年。
- 李安山：〈中非關係研究三十年概論〉，《西亞非洲》2009年第4期，頁5-15。
- 李提摩太：〈古教匯錄·第十五章論亞非利加土人等教〉，《萬國公報》第652期，1881年8月13日，頁15。
- 沈慶利：《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阮元：《廣東通志》，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9年。
- 周寧：〈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國的西方形象〉，《書屋》2004年第6期，頁12-19。
- 岳峰：〈論康拉德非洲叢林冒險題材的「陌生化」〉，《求索》2011年第8期，頁217-220。
- 東海覺我：〈情天債·楔子〉，《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頁1-3。

- 林 紓：《埃及金塔剖尸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
- 俞且初：〈中國近代愛國主義的「亡國史鑒」初考〉，《世界歷史》1984年第1期，頁23-31。
- 范禕述，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譯：〈格致發明類徵：黑種形體〉，《萬國公報》第191期，1904年12月，頁22。
- 施登萊（Henry Stanley）著，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507號，1885年10月31日，頁502-503。
- 施登萊著，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541號，1886年3月10日，頁100-101。
- 春 颿：《未來世界》第25回，《月月小說》第24期，1909年1月，頁61-68。
- 胡閩蘇：《晚清小說中的域外亡國敘事（1900-1911）》，蘇州：蘇州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所碩士論文，2015年。
- 徐繼畬：《瀛寰誌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 旅 生：《癡人說夢記》第27回，《繡像小說》第51期，1905年6月，頁1-4。
- 基 亞（M.F. Guard）著，顏保譯：〈人們所看到的外國〉，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4-73。
- 康有為：《大同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張之洞：〈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收於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第2冊，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
- 張廷玉：《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張坤德譯：〈中國實情〉，《時務報》第10冊，1896年11月，頁15-16。
- 張坤德譯：〈天下四病人〉，《時務報》第14冊，1896年11月，頁12-13。
- 張經甫：〈警醒歌〉，《知新報》第25期，1897年7月，頁10。
-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5回，《新小說》第7期，1903年9月，

頁27-60。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傅恒等編纂：《皇清職貢圖》，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

彭坤元：〈清代人眼中的非洲〉，《西亞非洲》2000年第1期，頁60-62。

程香、黃焰結：〈世界文學視闕下康拉德在中國的「賦形」、「變形」與「正形」〉，《安徽工程大學學報》第30卷第3期，2015年6月，頁51-56。

馮克（Frank Dikötter）著，楊立華譯：〈種族的滅絕〉，《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0-71。

慈谿俞因女士：〈非洲黑奴歌〉，《寧波白話報》第6冊，1904年1月，頁9。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18-152。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著，孟華譯：〈形象〉，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53-184。

鄒振環：〈清末亡國史「編譯熱」與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研究〉，《韓國研究論叢》1996年第2輯，頁325-355。

瑣尾：〈蠻方風俗記〉，《申報》第13965號，1911年12月31日，第3版。

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著，黃劍波、盧忱、柳博贊等譯：〈世俗的汙染〉，《潔淨與危險》，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37-51。

劉雅軍：《「衰亡史鑒」與晚清社會變革》，《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頁59-68。

劉樹屏編：《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上海：澄衷蒙學堂，1904年石

印本。

魯道夫G·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吳億偉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3-44。

盧若騰：《島噫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

頤 瑣：《黃繡球》，收於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25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1996年。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釋：《海錄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顏健富：〈「冒險」精神：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59-103。

魏 源：《海國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譚嗣同：《仁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嚴 復：〈原強〉，收於王栻主編：《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讓－馬克·莫哈 (Jean-Marc Moura) 著，孟華譯：〈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與方法論〉，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40。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Economist Gives the Following Rough Summary of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October 17, 1890.

Brantlinger, Patrick. “Victorians and Africans: The Genealogy of the 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 *Critical Inquiry* 12, no. 1 (Autumn 1985): 166-203.

Gall, Franz Joseph. *Manual of Phrenology: Being an Analytical Summary of the System of Doctor Gall*. Phila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

1835.

Leavis, Frank Raymond. *The Great Tradi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3.

Livingstone, Davi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a Sketch of Sixte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a Journe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Loanda on the West Coast; Th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 down the River Zambesi, to the Eastern Ocean*. New York: Harper, 1858.

Morrison, Toni.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2.

Morton, Samuel George. *Crania Americana, or,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kulls of Various Aboriginal Nations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Essay on the Varieties of the Human Species*. Philadelphia: J. Dobson, 1839.

Nott, Josiah C., and George R. Gliddon. *Types of Mankind: or, Ethnological Researches Based upon the Ancient Monuments, Paintings, Sculptures, and Crania of Races, and upon Their Natural, Geographical, Philological and Biblical History*.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Grambo & Co., 1855.

Pakenham, Thoma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 Perennial, 1991.

Sambourne, Edward Linley. "In the Rubber Coils." *Punch* 131. November 28, 1906.

Stanley, Henry M.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London: George Newnes, 1899.

Tenniel, John. "On the Swoop!." *Punch* 98. April 26, 1890.